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五

江東梅鼎祚纂輯

後周

文帝宇文泰

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仕魏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關西大行臺弒孝武帝立

南陽王寶炬於長安是為西魏封安定郡公位太師大冢幸及閔帝篡魏自立為天王追尊泰

文王武成初追尊文皇帝廟曰太祖

責侯莫陳悅書

悅代人少隨父為駝牛都尉長於河西歷秦州刺史

賀拔岳初為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為左丞領岳府司馬及悅為秦州刺史與岳趣雍州擒

爾朱顯壽加悅都督隴右諸軍事于時魏孝武帝密令岳圖齊神武而悅受神武密旨圖

岳遂誘斬岳士眾散還平涼時太祖為夏州刺史因推奉太祖孝武遣追岳軍還洛陽悅

亦被勅追還悅既附神武不應召因命太祖
為大都督摠平涼之師太祖與悅書進討誅
之

頃者正炆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
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
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繫公是賴
勲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
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
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為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
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
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

木石為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
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虚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
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
狠妬勝嫉賢口血未乾七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
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慙於地吾
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
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
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勅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
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惟君是
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摠勒師徒北道

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
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

幸圖利害無貽噬臍高一作高

賜李遠書遠字萬歲其先隴西成紀人家高平仕魏尚書左僕射入周進柱國大將

軍為宇文護所害

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

聞而異之賜遠書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

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與長孫儉書儉河南洛陽人本名慶明初本魏枝族姓托拔氏歷夏州摠管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
儉為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

下吾昔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

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聞之

嘉歎庾信撰拓拔儉神道碑云太祖時為大丞相與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

專使○北史未云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

又書

儉為荊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及周討江陵平以儉原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遷大將軍移鎮荊州摠管五十二州

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

與行臺王思政書

崔猷字宣猷魏大統十二年除大都督浙州刺史後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

崔宣猷智略明瞻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

可不

賜鄭孝穆書

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仕魏中書令入周歷少司空

孝穆大統中行岐州刺史當州都督有能名先是所部百姓久遭亂離逃散殆盡孝穆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每歲考績為天下最太祖嘉之賜孝穆書徵拜京兆尹

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慙德

與唐永書

永北海平壽人歷東雍州刺史

永子陵少習武藝瑾博涉經史雅好屬文文帝聞其名與永書因召瑾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悉掌之歷司宗中大夫兼內史陵位大都督應州刺史

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竝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並周書○北史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

多武略云云

蘇綽傳綽為太祖行臺郎中歷授大行臺度支尚書西魏大統十二年卒于位將葬太祖詔公卿等

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垂夙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按此明為面語尺牘亦載非

武帝

名邕字禰羅寔文帝第四子封魯國公宇文護弒明帝立之在位十七年廟曰高祖

勞達奚武璽書

武字成興代武人歷位太傅

武為同州刺史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眾人在常祀之所岳既巖路險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承籐援杖然後得上晚不得還即於岳上籍草而宿至旦澍雨遠近霑洽高祖璽書勞武

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僊序時雨不降命

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其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詔報于謹

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仕魏雍州刺史六官建為大司徒入周終雍州牧

謹為太傅大宗伯以年老表乞骸骨詔答之復以為三老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疆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沖有司宜斷啓

詔蕭撫

撫字智遐蘭陵人梁安成王秀子封永豐侯益州刺史戰敗歸魏入周歷少傅

撫為上州刺史入朝表屬置露門學高祖以

撫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

門高祖未許詔答之

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

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

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

致後梁沈重書

重字德興吳興武康人

重仕梁歷五經博士及江陵平留事後梁主

蕭譽累拜都官尚書領羽林監高祖以重經明行脩至梁徵之仍致書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授露門學士

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

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途

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緇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踈義

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

分蚺聚緯郁郁之辭益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

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

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夤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

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

變未叶於遺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

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卜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

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

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
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
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鮒背方辭
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參治本
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
忘觀國非所謂也

詔答沈重

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
還梁高祖優詔答之重固請乃遣送梁主蕭
歸拜太常卿隋
開皇三年卒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束

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授三世沐浴榮

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

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並周書

與傅伏

大安人齊行臺右僕射歸周終岷州刺史

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

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公宜急下

三國典略○北齊書傳伏傳伏東雍

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
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
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
伏不受按此亦本口語且止并州至急下為語耳
其授上大將軍云則史氏叙事也尺牘亦載作書據所引典略也

晉公護

字薩保太祖兄邵惠公顯少子封晉國公位太師大冢宰以專暴為武帝所誅

言與趙公招書

趙公名招字豆盧突文帝子進封王以謀害隋文帝被誅

陸騰字顯聖代人遷隆州摠管領刺史武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護與招書於是命騰入朝副憲東討

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

且宜借吾也 周書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周

王褒

字子淵瑯邪臨沂人儉曾孫規子梁吏部尚書左僕射江陵平入周歷太子少保小司空

終宜州刺史

致梁處士周弘讓書

初褒在梁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江陵平褒歸周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復之○周書文苑英華並載互異者注

嗣宗窮塗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
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

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係池陽之
 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
 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
 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
 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盡容
 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摠集視
 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
 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
 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
 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
欵英華作潤池

陽作東陂其周書作期北臨英華作北游鞏縣作鞏
 洛長離別矣作邈無由矣邈無日矣作長無日矣

周弘讓復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
 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窮谷故人之跡
 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
 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
 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
 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枿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
 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昔吾
 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

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
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惴陰第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

天涯永念生平難為曾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
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遠 缺

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黃髮

猶冀蒼雁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

子淵長為別矣搦管操觚聲淚俱咽 陵英華作陂恒為作聊因清商

作清觴名晨作夕晨且當作正當金相作金箱蒼雁周書作蒼鷹誤俱寄英華作但寄搦管周書作握管

謝賚馬啓

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

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

白玉為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

應驚香氣

謝賚絹啓

似逐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

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 並藝文類聚

始虞信 字子山南陽新野人肩吾子仕梁散騎常侍入周歷司宗中大夫

當不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上黃侯蕭擘字通明始興王憺子初封安

陸侯歷晉陵太守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

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
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邳鄆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
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
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
織女待填河而相見藝文類聚

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啓

明帝名毓文帝第二子初封寧都公在位四年

爲宇文護所弑廟號世宗

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水靈

臺之中吹塵視甌對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
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
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蠶雪坂疑傾併落青鳧銀
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
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
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虵明
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謹啓

答趙王啓

招初封趙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除雍州
牧大軍東討招為後三軍總管又從高祖攻
齊汾州信歷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司憲中大夫○按書云澠池函谷又云遂
摠憲司當是此
時與趙王啓

某啓仰承張幕全韓連營土地澠池置陣解鄧禹之
圍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鋒旗朝上刁斗夜鳴稱雄
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况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
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即時
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沉枕細舞
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

分泥沈忽逢天造搜揚仄陋今者遂摠憲司預聞刊
鼎獻歲刑書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徇人但年髮
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鼻端惟知
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
未盡霜露沾衣仰願珍宜以為身寶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王好屬文學信
體詞多輕豔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
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崑可使雲霧鬱起

書言淵詒 卷八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河聖躬怡裕琉璃
彫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沈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捷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寂寞
荆扉踈蕪蘭徑驟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某啓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
錢等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
且觀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蜚楊池
掘荷李園移樹旣欣谷利彌思青林陳留下粟有媿

深恩櫟陽雨金翻慙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

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田不喻此樂得豐城之劍

未均斯喜謹啓

林一作本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襍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
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障風袁安之
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然獸炭而逾寒遠降聖
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
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
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

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

啓實一作費

又

某啓某息苟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
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職鄴
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重青衿宜襲書生無
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栖鳥挾
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
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白藝文作阜誤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程據上表空諭雉頭王恭
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縹變緝奇文鳳不去而
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
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
開衿冒廣廈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
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縹一作綜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某啓奉教垂賚犀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
趙王國租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
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其愜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鼇戴三山
深知其重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變行埋值
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
以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

三國志注童子謂杜畿司

命使我召子畿固請童子爲求代者沈義未詳○埋集作終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穉旣集西周黃雀隨
車還蜚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卽
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篋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
掘蟄鷲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

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旣息長饑西門豹之

墾田方慙此賚

捧藝文作俸炊一作碎○並文苑英華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暈春澗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
之妻已應含笑仰費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

知恩

藝文類聚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畚醴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鯨夜觸
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温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
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藿

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卽勝雷池
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織啓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織一張上
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
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
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
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裴
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謝滕王集序啓

滕王名道字爾固安文帝子
位上柱國爲隋文帝所害

並文苑
英華

五

滕王少好經
史善屬文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
鳥遙蜚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
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允芒方斯照燭有節有
度卽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
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
風雨爭蜚論其文采則負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
石之宮脩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瑠璃汎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
陽之尉旣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積慶之地某

書言源記 卷八 九
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礪江陵
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竝入塵埃赤軸青箱
多從灰燼比年痾恙彌留允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
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督亂
頗同宋玉言辭蹇喫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棄筆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
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
逾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
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

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
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
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
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
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鄴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
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負腸尺素鳳足數行
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士一作事

謝滕王賚巾啓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籐初朶落

星交映連珠踈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縫翠
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
誇笋籜某蓬鬢■颯衰容者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
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鷺臨
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先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
暇直禿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駟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猪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少度遼東之水赤

欄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
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謹啓
文苑英華

李遠 字萬歲高平人仕西魏入周歷授小司寇柱國大將軍坐子植謀誅晉公護被害

白太祖

遠魏末爲太祖丞相府司馬歷大將軍徐尚書僕射白太祖辭太祖答之方拜職

遠秦隴匹夫才藝俱闕平日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
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
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
光華身世况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
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
關一作爾日作生况作但

太祖答

公勳德兼美朝廷欽屬謝衆而舉何足為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垂所

望也

周書○欽一作敬謝作選

長孫紹遠

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歷小司空

啓明帝

周文六官建紹遠拜大司樂初為魏太常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鍾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其浮圖三層上有鳴鐸焉音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因啓世宗行之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七為數詔與紹遠詳議遂定

魏氏來宅秦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

明帝詔答

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與樂部齊樹書

周書作與齊樹之

定樂後高祖讀史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鐘為調首屬紹遠邁疾未獲而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樹書疾篤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

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鐘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鐘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入百之祚不得同也周之永也

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

並北史

韋夔傳夔字敬遠京兆杜陵人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拜雍州中從事謝疾去職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建德中以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蔭束體王孫以布囊縛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

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不得為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按此戒語非書尺牘亦載

閻姬河南河陰人

與子宇文護書

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亾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

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
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
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
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
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
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
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
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
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干脩禮起日吾

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
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亾
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
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
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
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
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
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
奴望見鮮干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
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

書言淵詒 卷八
十四
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竝乘馬隨軍可不記
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佳時元寶菩提及汝
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
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
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亾歲
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
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
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竝乘騾同去盛洛亦於汝汝
等三人竝嘖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舍

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
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歿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
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
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歿亾旦夕不得一朝暫見
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
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
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甲 甲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

當識此理不以為恠

三女北史作二女劉新婦等作劉新婦及汝等多恙作多損不

以作

勿以一日同書來不替式不替式不替式不替式

宇文護報母書

護字

且及不替式不替式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矣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浪如天地之外

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
歾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
音摩敦四姑竝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
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
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
亾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叙齊朝寬弘每存大
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
隆矜哀聽許摩敦垂勅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
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
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

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
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
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
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
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
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
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
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
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
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

歿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
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
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
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
拜見事歸忍歿知復何心

恩作齊朝霈然之恩有
家有國作有國有家

宜見北史作宜先矜故作
哀放各值作各遇霈然之

周有司移齊書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
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爲盟未有
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

書言評語 卷八
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
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
世母乃稱煩暑指尅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
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
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旣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
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要子責
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
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
人臥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
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

全謂無損益大家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
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
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
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
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
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
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祇增
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珞
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間

並周書

公奏事不由此自顯內谷豈宜奉聞
平必交際無對奉臨外父等與
與知未請求嫡請臆請具與
亦非直非非又非南知
南同更既重人晉人所之非之
以軍將人地計於下雖曰此
今發百報軍二軍實到不為
代畢交賦意密計回身向門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六

梅慶祚閱後周二卷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隋

文帝

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忠仕西魏有功賜
姓普六茹氏入周封隋國公帝襲爵復姓楊
為大丞相進封隋王篡周國號隋都長安
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弒廟曰高祖

與源雄書

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魏起家
秘書郎歷周入隋位上柱國

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時雄檢校徐州摠管
家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
遺雄書雄遣擊迴將畢義緒席毗悉平之
隋書避諱尉迴作尉迴韓擒虎作韓擒

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
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

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
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

下賀婁子幹璽書

子幹字萬壽關右人仕周上開府入隋終雲州摠管

子幹為秦州刺史尉遲迥作亂子幹與高祖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與之手書

逆賊尉迥敢遣蟻眾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

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

建功名以副朝望也

下賀婁子幹書

子幹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間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摠管應接之還拜雲州摠管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賜之乃下書

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

詔李穆

穆字顯慶高平人歷太師上柱國

穆仕周為并州摠管大左輔嘗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乃下詔

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

十三日恭膺天命

又詔

穆拜太師上表乞骸骨高祖詔之

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

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
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
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徵張羨書

羨河間鄭人仕魏為蕩難將軍入關
○羨載張奐傳乃奐父也尺牘竟作

徵張
書誤

羨仕周雍州刺史儀同三司入為司成中
大夫典國史以年老致仕及高祖受禪欽其德
望以書徵之與同
坐宴語賜以几杖

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
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
副虛想

詔答宇文慶

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上大將
軍加柱國入隋歷涼州總管徵還

慶開皇初拜武衛將軍進上柱國除涼州總
管徵還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
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
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又復諸侯微
弱各令就國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迥必為
亂階終致亾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輕薄無
謀未能為害庸蜀嶮隘王謙愚蠢但恐為人
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
遺忘欲見舊蒙恩顧具
錄前言為表奏之詔答

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
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
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
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

勅元諧

諧河南維陽人歷宜州刺史坐謀反伏誅

開皇初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為行軍元帥率步騎數萬擊之上勅諧諧逆擊敗之俘斬萬計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各率其所部來降進柱國

公受朝寄摠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

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

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隋書○意隋志作王

賜元孝矩璽書

孝矩河南維陽人仕周少冢宰入隋歷涇州刺史

孝矩拜壽州總管帝賜璽書

揚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

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

與元孝矩書

孝矩為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摠管屯兵江上後數載以年老不堪軍旅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歲餘卒官

知執謙攜請歸初服恭膺寶令實賴元功方欲委衷

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境

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

詔蘇威

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歷光祿大夫封房公隋亡入唐卒于家

高祖受禪徵威拜太子少保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

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

務也

勅蘇威

威為尚書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之

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

詔梁睿

睿字侍德安定烏氏人仕周位柱國入隋為益州總管還京師謝病於家睿為益州總管以平王謙進上柱國及高祖受禪復上平陳之策帝下詔答之睿乃止

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摠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

疑但朕初臨天下致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亾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

謂戰艦曰水龍

大業下晉王廣詔

隋大舉伐陳晉王為行軍元帥以韓擒虎為先鋒宵濟襲採石進平金陵執陳後主是時賀若弼為行軍總管亦戰勝從北掖門入高祖聞而大悅乃下詔晉王又優詔擒虎若弼

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通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
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
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

優詔韓擒虎賀若弼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仕周利州刺史若弼字

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

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

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

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詔高頰頰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蓆人歷尚書左僕射上柱國煬帝初坐謫訕誅

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為元帥長史三軍諮
稟皆取斷於頰及陳平加授上柱國進爵齊
國公人有言頰反者高祖
命斬之頰又遜位詔曰

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叅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
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與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
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

下史祥詔史祥見後

祥拜驃騎將軍伐陳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
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
州土聞而大
悅乃下詔

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
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檝擬抗王師

隋書卷八十二

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沈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師
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
義公韓擒虎尋尅姑熟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橫行晉
王兵馬卽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
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
竹帛也

下王長述書

長述京兆霸城人周上大將軍入隋進位柱國以行軍總管道率

開皇初長述爲行軍總管進位柱國獻平陳之計脩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乃

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

勞李安詔書

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仕周職方中大夫入隋歷寧州刺史柱國

平陳之後安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大破陳師詔書勞之

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
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
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

下宇文述詔

述字子通代郡武川人仕周上柱國入隋歷左衛大將軍加開府儀

同三

述爲行軍總管伐陳陳主既擒而蕭巖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討之高祖下詔述水陸兼進擊巖大敗之巖等請降吳會悉平

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

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爲遙蕭巖蕭璫竝在
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
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
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

遺韋洸書

洸字世穆京兆杜陵人世康弟仕周累遷開府入隋終廣州總管以戰卒破之高梁女子洸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書洸至廣州嶺表皆定拜廣州總管

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

詔韋冲

冲字世冲洸之弟仕周上儀同入隋歷民部尚書

冲拜石州刺史母憂去職俄起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高祖詔冲暨南寧渠帥襲震及西襲首領皆詣府參謁下詔褒揚之

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益有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

詔李德林

德林見前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及陳平授柱國郡公

伐陳事意宜自隨也

降田德懋璽書

德懋平涼長城人歷尚書駕部郎

德懋以父仁恭功封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使就弔復降璽書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

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

詔罪蜀王秀

秀文帝第四子坐罪禁錮宇文化及弒煬帝欲立秀不果於是害之秀出鎮於蜀奢侈違度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皇太子秀意不平太子陰令楊素求

其罪而譖之徵還京師付素等推治廢為庶人幽內侍省秀憤懣上表乞哀高祖因下詔數其罪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豐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

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獸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

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惟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賜後梁主蕭琮璽書

琮字溫文立三年徵入朝遂廢梁國煬帝初拜內史

賈南宮

公後廢改封梁於家

賈南宮

初梁元帝時岳陽王譽稱臣西魏周太祖以譽爲梁主攻元帝滅之是爲後梁子巋嗣入隋高祖納巋女爲晉王廣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及子琮嗣上賜璽書又賜梁大

臣璽書
誠勉之

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
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
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
之間猶未清肅惟當持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
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
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割恒加餽粥以禮
自存

賜高麗王湯璽書

以高為氏

高祖受禪湯遣使請闕朝貢不絕及平陳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上賜璽書湯得

書惶恐將奉表陳謝病卒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
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
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
丹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
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
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
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
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
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

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
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
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
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
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
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
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
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
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
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爲先有善必

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
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虚心納朕此意慎勿疑
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
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勅經歷十年彼則恃
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
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
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
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
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
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

將軍何待多力慙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
求多福並隋書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八

江東 梅鼎祚 俞纂輯

隋二

煬帝

名廣小字阿廢文帝第二子封晉王立為皇太子弒父自立在位十四年字文化及弒之

遺陳尚書江總等書

開皇八年伐陳晉王廣為行軍元帥○英華作檄

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虛遲寤寐為勞獻歲猶寒
比當清豫匡贊乎國良亦慙懃寡人忝膺朝寄董律
專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際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適時
冠蓋二世齒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異家金匱珠韞
銀編玉策莫不瞻於舌杪散在筆端遂古成敗之機

言言通言 卷八
近代安危之跡照同懸鏡明若觀火無待指南自應
神悟猶恐思之未審差以毫釐聊煩翰墨略申梗槩
自穹昊生民樹之司牧羲軒以降書契可紀咸一姓
承立四海無兩帝漢道云季三方鼎立時惟版蕩世
匪休明塗炭起而蜀亾典午興而吳滅永嘉喪亂紫
宸曠主劉石苻姚之儔僞夏僭燕之醜妄塵大寶事
乖圖籙魏室乘時兆基朔野經始嵩洛未暇江湖有
周受命敵非齊氏務在兼并不遑外略蕞爾吳越自
相君長竊擬王者之儀妄談天子之氣偷安假息綿
歷世祀我大隋之肇開寶祚允有神州皇帝感曜魄

之靈應太微之座千年啓聖萬代一時深仁至德寧
濟羣品越海窮河東漸西被旄頭之屬歷代之霸作
我臣民匍匐服裳惟彼江表獨隔皇風夫物極則反
否終斯泰郭璞有云年經三百天下大同茲實玄運
已定於前聖主膺期而出欲以區區之陳國違上天
之冥數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天地之常規明
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論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語衆
寡舉海內而當羣小在長江舟楫之用矜其積習而
山川共有我據上游鼓棹之能吳楚不異高壘巨舫
東西萬里扼喉撫水陸千途彼之兵士不過十萬

首尾分布所在危忘加以屯戍邊方淹積歲序風雨
以爲櫛沐鱗虱生於甲冑望我寬仁思倒戈戟通在
戎行更成敵國守以時月則燹爛土崩接以鋒刃則
鳥驚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豐
侯好酒實喪厥邦梁伯役民潰其宗社彼之僞主覆
車是襲日夜沈湎曾無節度繕造宮室莫知窮已竭
四民之產荒縱其心歛百姓之哀以爲己樂寶衣玉
食填積後宮短褐麤糲不充編戶一芥之善茂爾無
聞五子之歌宛然悉備雖欲勿喪其可得乎此不可
存者三也僞主忌能護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盡見

踈斥諫諍之士皆被屠害遐邇結舌衣冠解體人妖
鬼怪觸類呈災稚齒耆年咸知殘滅此不可存者四
也以此小邦攝於大國邊烽夜動照彼都城戍鼓晨
嚴震其宮殿累棊十二方此未危懸縷千鈞比斯非
切而莫知憂恐更自驕矜曾無事大之心專行犯上
之志侵軼我邊鄙招納我叛亾國家爰自受命每從
含養敦以鄰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祊靜其疆域
而長惡益甚縱毒彌深吳會雄俊之人湘郢耿介之
士乞師請命盈庭滿闕帝乃憫然矜彼黎獻授鉞推
轂弔民伐罪已有別詔惟廢僞主之身自餘士庶普

從肆肯向所陳說咸是格言非曰游談共相欺誤且
劉叔納譙周之計而獲存孫皓用薛瑩之詞而致福
此二子者終有良臣之譽皆無陷君之譏何則所耻
者小所存者大若憲章往彥聿遵前軌則爲主享封
侯之業祖禰延血食之期江東士民實受其賜公等
身保榮譽名垂竹帛豈不美歟若膠柱不移守迷莫
變率其蟻衆敢拒王師軍有常刑悔無及矣禍成俄
頃宜早圖之使人今還遲有委曲言不盡意豈復多
云楊廣白開業平陳記○劉叔
疑誤蟻衆一作蟻聚

遺史祥書

思

煬帝初爲晉王祥從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
右衛將軍屯弘化備胡時帝在東宮遺祥書

將軍摠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
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寇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
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
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衝寇盼狼居而發憤將軍
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備俛從事每一思
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
成魚水近者陪隨鑿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宣
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
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塞帷作牧綏撫百姓上

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脩庶
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
堪所望故人臣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
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旣乏名賢飛蓋
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如
疾首

史祥答太子書

祥字世休朔方人仕周太子車右中士隋燕郡太守

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
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幘韋鞬之鄉俄聞九奏精駭
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

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
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
脈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
雨至如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
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
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汗潦攸
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
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萬邦以正斯固
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
多暇養德怡神咀嚙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

眷南皮之出游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
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
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

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並隋書○豈欲英華作當斷
受脈作援梓如雲英華作如

神至若作至如循涯作循省非庸人之擬議作非庸
夫之可測薦蘿作葛蘿載罹作載離夕作夜乘作駕

手詔史祥

漢王楊諒字德章文帝第五子為并州總管
以太子勇廢陰有異圖會高祖崩徵之不赴

遂發兵反祥為行軍總管擊破之進位上大
將軍轉太僕卿帝賜祥詩曰伯夷朝寄重夏

疾親遇深賢耳惟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擢勁
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

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
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

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
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
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
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

勞楊素手詔

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仕周徐州
總管入隋封越國公尚書令司徒

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
討之素乘勝進圍并州諒窮蹙而降餘黨悉

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
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
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
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獲

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苞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陵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若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且乃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

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惟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便始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軍公以

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
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
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斲交
魚濱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
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
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褰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
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
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
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
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異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

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
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
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
往懷迷塞不次

詔樊子益

子益字華宗廬江人歷
民部尚書光祿大夫

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益為武威
太守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乃下詔

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
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

降來護兒璽書

護兒字崇善江都人歷位開府
儀同三司為字文化及所殺

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時為平壤道行軍
摠管進攻高麗即日迴軍討逆奏聞乃降璽

書於元是破玄
感于閱鄉

公旋師之時是朕勅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
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並隋書

齊王暕字世拙煬帝第二子初封豫章王改封隨幸江都為宇文化及所殺

遺崔贖書暕時為豫章王

贖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暕重念不已遺贖書贖答之王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
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恠之何
乃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

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
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
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
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
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籍
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賢
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
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

辭包舉英華作苞舉玳筵作璫筵

崔贖答豫章王書贖字祖濬博陵安平人能屬文有口才歷越王長史

書言洞語 卷八
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
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
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
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
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
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鵠池
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
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
刺股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漸暮
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骨薛養

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
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
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
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
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殞今
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
奉啓以聞

並隋書○堪北史作能○曠此
書與王貞謝齊王啓並自稱字

召王貞書

貞見後

貞好學善屬文嘗舉秀才授縣尉謝病于
家疎爲齊王鎮江東聞其名以書召之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

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遷東海顧
循寡薄有懷髦彥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
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
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
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
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
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
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
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
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圃棲遲衡泌懷

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

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虚心無信接石之

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並隋書○孫惠隋書作孫

慧衍遲作延注後圃作後園謝病作臥病先有作差有聽訟作餘訟○王貞有謝齊王暕啓以王索其文集非謝此書也別載在後

越王侗字仁謹煬帝之孫初立爲越王煬帝被弒卽位于東都爲王世克所篡鳩死

與魏公李密書密見後

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弒越王侗留守東都聞諱卽位時密方起兵據洛自號魏公詐欲降

隋猶慮羣臣異議越王詔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校事別與密書密北面拜受

皇帝敬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

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林冠冕
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
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卽久相欽尚眷言敬
愛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紆
何已今屬王室不造賊臣難南征不反蒼梧未歸
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膽宮闕之
中公孝義爲心聞於遠邇仁恕待物形於內外且卿
相之門克昌自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藩之日非
爲義合寔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
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耻此是公之任

也更候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道一介聊
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
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竇融之功成
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
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制委公
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道常數公率
義取剪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
構逆傾覆帷帟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元兇初謀誑
惑內外及行大禍殘忍極理僞文霸相據有宮闈文
武官人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夫今公率有

書言派語 卷之八
名之師撫無妄之衆頽山壓卵覆海經營不候終日
元功必建朕亦委公公以衷懷付朕魚水一合
金石不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世公縱欲存高揖
以謝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務俗
爲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僭亂
匪躬之節出於世表豈以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
賞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思體
之耳旣彼此義合觸類一家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
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須行詔
勅待報卽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知摧破兇徒

已大果意于洪達是起疊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
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李才蠢命延刻待公東行事畢
返旆西討尅復關河躋足可待司農卿李儉尋旣將
君意遠來非無勞止所以竝遽授官以答來貺摠戎
之處去此稱遙東望風煙情深爲劇秋首猶熱戎晷
務殷念保千金慰茲延望隱若敵國非獨祖賢今與
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
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

壺關錄

青水新大夫太監... 宣

公合圖亦長幽... 天以少...

... 金... 國...

... 風... 懷...

... 官... 亦...

... 李... 公...

... 公... 事...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八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九

李隋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隋

韋世康 京兆杜陵人仕魏為直寢

與子弟書

世康仕周歷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作亂高祖授世康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遂止奏課連最擢禮部尚書

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涖方嶽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

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
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
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况孀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闕臯在我躬
今世穆世文竝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
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
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隋書○世康弟

沈字世穆藝字世文冲字世冲○膏脂北史作脂膏戎後作武後養禮作禮教

李詢字孝詢高平人穆兄子歷隰州摠管

啓高祖

鄭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高祖用李德林計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

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竝受尉遲迥饗金軍中

惓惓人情大異隋書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齊中書舍人周納言中士入隋為著作郎太子學士

啓陳主

澹為散騎常侍聘陳陳使潘徽接對澹反命啓陳主徽以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而不奏遂改

馬

敬奉弘慈曲垂餞送隋書

薛濬字道贖河東汾陰人周納言上士新豐令入隋歷考功侍郎

隋書

與弟謨書

濟渭南太守琰之子歷仕考功侍郎丁母艱起今視事毀不勝喪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濟遺之書書成而絕

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未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創巨

豐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歿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歿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隋書

盧思道

字子行范陽人仕魏給事黃門侍郎歷周武陽太守入隋為散騎侍郎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消難字道融河內温人妻齊神武女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歸周歷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舉兵應尉遲迥復歸於陳為車騎將軍及陳平免歿卒于家按此書乃隋高頴伐陳時也頴為尚書左僕射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
寒重想比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
元勲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
南逝蓋不獲已且聖主敬於恩舊情期款到背冰之
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
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
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
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肯惜
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
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

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
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爲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
心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

文苑

英華
皇甫績

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仕周內史中
大夫大將軍入隋歷信州摠管

遺顧子元書

陳平拜績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
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
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
子元書子元頓首陳謝揚素兵至合擊破之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棄干戈於
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

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
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
假手朝廷聃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歿而復生
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
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
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
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敵之俗作虛僞
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
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隋書

王孝籍

平原人

奏記吏部尚書牛弘

孝籍好學博覽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在省數年不免輸稅孝籍不得志奏記于弘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

竊以毒螫瘖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
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
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
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
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蜚
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

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
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
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
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
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
慈母在堂允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
前途邈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
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
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
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鬚髮

之內居肩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久淪東
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
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
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
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
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
剖荆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
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感憚而不爲孰
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歿狂還克

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
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

肖之軀歿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矜愍
留心無忽 北史○跌隋書作經喬作槁底下有矣字
慈作老傾對作已勤鬚作髻玷作點同刊

非史作刑誤從
書矜書作矜

劉焯 字士元信
都昌亭人

上皇太子啓

信都人張胄玄以筭術直太史高祖召見之
因言日長景短之事為高祖所信用授員外
散騎侍郎及煬帝立為太子徵天下曆筭之
士咸集東宮時焯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
解胄玄之意官不滿意稱疾罷歸至仁壽四
年言胄玄之誤於皇太子凡六事仍上啓

自木鐸寢聲緒言成燼羣生蕩析諸夏沸騰曲技雲

浮疇官雨絕曆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謬荷甄

擢專精藝業耽翫數象自力羣儒之下冀覩聖人之

意開皇之初奉勅脩撰性不諧物功不克終猶被胄

玄竊為已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亂日實點皇

猷請徵胄玄答驗其長短

又上皇太子啓

高祖仁壽四年焯造皇極曆上啓於東宮論
渾天又啓云云不用至大業三年勅諸郡測

景而焯尋卒
事遂寢廢

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

詳考律曆糾洛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竝要脩鑄績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摠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蔡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靈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恒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爲踈謬不可復言亦旣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竝驅平昕安穹四天

騰沸至當不二理惟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僞自彰豈朗日未暉爝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爲立說邕以負罪朔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三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同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雲披朗如霧散

為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啓送
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
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
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
無典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
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尺非其實差焯今說
渾以道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
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
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

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
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効
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 隋書

王貞 字孝逸梁郡陳留人

謝齊王暕啓

王鎮江東為書召貞至以客禮待之朝夕問
安又索文集貞啓謝王得所上集賜馬四匹
以疾還鄉里終于家

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
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
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

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
康咸言坐握虵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
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
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
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
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颺費明珠以彈雀遂得累
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
懸黎而竝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鐘之所
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
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

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
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
紙陳情形神悚越隋書

房彥謙

字孝冲本清河人家於齊仕齊爲齊州主簿齊亡歸家入隋終臨涇令

諭黃門侍郎張衡書

衡字建平河內人歷御史大夫出爲榆林太守以怨

望賜

衡與彥謙相善煬帝時營東都窮極侈靡衡爲督役又漢王諒構逆罹罪者多彥謙爲都州司馬兼襄州摠管見衡當塗不能匡救以書諭之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
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

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
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
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
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
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
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
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
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
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
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

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
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
寘鬻獄之歿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
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
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
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
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
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叢爾一隅
蜂扇螳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
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

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竝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

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壓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惟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邪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摠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
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
大成規矩及摠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
屬纘曆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
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怨本
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
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自
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
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
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

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隋書○帝王一作帝王主壓北史作棄
藏匿作藏匿點與玷同民並作人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隋四

楊玄感

素之子襲封楚國公遷禮部尚書

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書

煬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後天下思亂玄感因移書旁郡各令發兵遣往東都告越王侗子蓋等勒兵備禦玄感於汲郡南渡河入洛屯尚書省時衆請玄感於門請自効者日有數千玄感與子蓋書遂進逼都城軍頻北復西圖關中至閩鄉大敗

自刺高郵文皇帝詰罰天命豈茲國乎其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

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竝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

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讐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

言無所具

隋書○天下治北史作天下以民並作人九州響應作九有咸應潛泣作潛然

李密

字玄邃其先遼東長平人襲父爵蒲山公舉兵稱魏公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謀反誅

移郡縣書

英華作檄洛州文今從舊唐書作書

密起兵討破隋軍東郡翟讓推密爲主號魏公城洛口以居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脩營

塹以逼東都仍作書移郡縣記室祖君彥之辭也○君彥齊僕射孝徵子爲王世充所戮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
府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
下人倫衣冠士庶等

舊唐書及文苑英華並無首段其後各爵亦多互異附注于後

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義
農軒頊之後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
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是
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
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
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
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若父母敬

之若神明固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
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
聖寶肱篋而取神器及纘戎負戾狼虎其心始瞠明
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
獍便行鳩毒於是臯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
容人神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闕伯日尋劍閣所以懷
凶晉陽所以興亂旬人為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
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乃隳壞
磐石勦滅維城屬亾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
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於

書言評語 卷九
三
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
襄之耻逮於先皇嬪御竝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
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于飛相服戲陳侯之朝
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遽成公卿宣淫無
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晏
晷忘食是以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無隔於反支體
此憂勤深慮幽枉而荒酒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
酣嗜聲伎常居窟室每籍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
希覩其面斷決自爾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
之飲酪酏無知襄陽三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

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北商人見要逆
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
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
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綈錦之
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亾阿房崛起秦族以之
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
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
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
罪四也公田所藉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
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

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
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
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邦則城郭空虛千室則煙火
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
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
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方俗乃復廣積
薪芻多聚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
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前驅車轍馬跡遂周行
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以歌
雲浮東海以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

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
固戰國所爲乃是徂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漚而乃追
踪秦代版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遂使屍骸蔽
野血流成河積怨比於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
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
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疆弩
末矢不能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動於鴻毛石田
得而無堪雞肋食而何用而恃衆怙彊窮兵黷武惟
在并吞不務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使億
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爲黃池之盟苻堅滅

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復
矢相顧髮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
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
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鞞時聽箴規之美而乃悞諫違
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齊國公高
頰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
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
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
緘口指白日而爲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亾
不知歿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賢在銓衡察獄

問刑無聞賂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
之虵孟佗薦葡萄之酒遂使彞倫攸斃政以賄成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囊錢不如
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
祖義豈食言自獨夫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
征伐至如浩釁陪蹕東都守固閩鄉野戰鴈門解圍
自外征夫不可勝記旣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
覆言亦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
商鞅之賚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
其重賞求其歿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莫

不讐忿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旣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况四維不張三空摠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亾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狹狽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虵之毒百姓殲亾殆無遺類十分之計才一而已蒼生凜凜咸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喪殷之年三十終姬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况乃攬搶

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其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川竭山崩竝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備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

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彰載誕丹陵天表之
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
靈於焉改卜文王厄於姜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陽
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
星出於梁宋九五龍蜚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
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
亮經綸伊尹之贊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摠管
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
右武侯大將軍徐績柱國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絳
國公裴行儼等竝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

斷鼉彎弧則啼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
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
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当期運撫茲億兆躬
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西伯之
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
絕流叱咤則蒿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
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濯殘熒舉崑崙而壓小
卵鼓行而西百道俱進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
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稔
蜚廉姦佞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

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
爾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
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
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鳴空凭百
樓之險鷲巢衛幕灸游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然
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竝先據爲日久矣又得迴洛
復取黎陽天下倉儲盡非隋有四方赴義萬里如雲
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受脤專
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表謙
擒於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睢陽郭絢

授首於河北隋之亾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
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穎隨
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
公久破齊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嚮應封民瞻取平
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
德仁鷹揚於上黨滑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孝基發
自臨渝劉興祖起於北朔崔白駒自潁川起房獻伯
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
函谷以東牛酒溢於軍前壺漿迎於道左諸君等並
衣冠世胄杞梓良材歆神靈澤之秋裂地封侯之始

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鼉鳴龜應見機而作各宜鳩率
子弟共建功名耿弁之赴光武蕭宗之奉高帝當以
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
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荷王莽之恩仍
懷荆賸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
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
木而處幸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
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卽以相
授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崐岡縱火玉石俱焚爾等
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

知我勤勤之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隋後略○肇關英華作肇改黔

首作黔意薄冰舊唐書作春冰是懼英華作爲懼是以書作所以長世英華作長久續戎書作續承罪深作禍深天地難容人神嗟憤英華作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嗟憤日尋一作尋戈所以興亂作於焉起亂况乃書作况復禮作體于飛作羣飛之出作不出忘食作不食不重作不貴無隔於反支作不隔於反體誤自爾書作自此於是英華作於焉飲作酒無知作無名殷紂書作殷辛璿室英華作瓊宮秦族以之書作二世是以前車作前章多營英華作多爲固其作罔知藉作徹無藏於府作不藏府庫科英華作課日損千金之費作日有萬金之用萬邦書作萬戶千室作千里斷絕作斷滅多聚作多備前驅書作先驅馬跡英華作馬蹤海外作海內固書作役襲其基墟英華作廣營基趾蔽野成河作遍野成川比於丘山書作滿於山川不能穿作理無穿非敢作詎能食書作啖怡强窮兵作怙力强兵唯在并吞不務長策英華作務在吞併不務長策將自焚作則自焚壽陽書作壽春黃雀於後作挾彈在後髮弔作髮而成行一

作連行鞞作鞞姪作蠹戮作害便遭英華作遂遭緘
口作鉗口比盛作為盛賂鬻書作販鬻驗書作同至
如英華作至於守固作固守解圍作被圍征夫作征
伐官爵作爵賞求其書作求人譬此作匹此莫不作
誰不既在英華作况在三空揔萃書作三靈揔瘁按
三空見後漢陳蕃傳之計作為計稟稟一作慄慄赤
縣書作赤子喪般終姬作般喪姬終數作世宗廟為
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英華作宗廟為丘墟之狀荆
榛是庭旅之事夏氏作夏后陳盟書作陳命神武英
華作文武包九功而挺出作包九有而挺秀元皇英
華作皇室更書作便圖縉英華作圖織於焉書作所
以長安一作安平黃星出於梁宋一作黃屋出於梁
苑並非贊書作佐輔英華作奉截蛟斷鼉英華作斬
蛟截鼉啼猿書作吟猿照日作照月撫茲一作拯斯
書作伏茲遂興作遂起成旅英華作軍旅不克書作
不陷西書作進進作前四月作今月尚迷作久迷義
師作義兵因爾作因其為小作為少助祭作助紂潛
鳴作將鳴虎牢作虎罕我並作我已又得作既得復
取作又取倉儲書作之倉英華作倉廩赴義英華作
起義上略書作上將受賑專征英華作受命東征遷

虞作遷般睢陽書作淮南久破齊陰作又破濟陽孟
南淮安濟陽作淮南久破齊陰作又破濟陽孟
海公上有上柱國東平士雄作士才房孝基書作房
山基臨榆作臨渝房獻伯作方獻伯世胄英華作華
胄歆神靈澤書作神鼎靈繹今也英華作今正龜應
書作鼉應蕭宗作蕭何華蓋英華作軒蓋忠貞作珪
璋同夫祭犬書作同吠堯之犬祿英華作詐張郃作
張洽幸不書作今不猛虎作猛獸爾等作義等帶地
英華作帶礪志作意天下書作海內○戮首舜女弟
○唐書東郡公孟讓歷城公孟暢英華讓作齊郡公
與袁子幹書子幹仕隋為洛州刺史竇建德攻
陷洛州為其所虜祖君彥作

久藉英風末由披覽其為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
比當清吉久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
之常道兼弱攻昧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
姦疲苦生民塗炭天下是以暴骨滿於原野積惡比

於丘山莫不奮白旄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孤
爲海內豪傑共推盟主百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
之衆乘厭紂之機共救蒼生大造區夏振茲長策濟
此橫流義勇如雲林合響應東窮海岱南徹江淮三
分宇宙二爲我有公早發風雲之志獨宣王佐之才
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氣何乃頓爲殘賊迷復
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亾之國同扶累卵如坐
積薪靜言思之可爲長歎秦則楊熊李由竝從顯戮
晉則苟晞王浚悉見殲亾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
擅榮寵於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

歸義見機而作不容淹久今授公上柱國東平公告
身隨送至宜檢納脫更遲疑必爲人制王世充自守
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在朝夕翹足可見薛雄比從
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邀擊隻輪無返公之羸
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然白馬之津諸軍
雲合船車下粟艦艦相尋足食足兵如貔如虎四面
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臨何處
逝歿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具宣德意

文苑
英華

與郇王慶書

慶爲高祖從弟河間王弘之子初以祖元孫
養于外家因冒姓郭累遷滎陽太守密旣屯

輦洛東得黎陽河南郡縣莫不嚮應惟榮陽
 不下密以一城之地不足以動大兵先命行
 人開陳禍福于時江都凶問亦至慶得書遂
 降後從王世充及敗歸唐○文苑英華作魏
 徵為李密檄郇王慶文隋書作書○舊唐書
 魏徵傳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密
 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其疏稱善遽使召
 之密進說不用因拂衣去密敗隨密歸唐

早挹芳猷未諧披展甚為翹佇興寢增勞寒勢轉嚴
 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嗣位多歷歲
 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
 丘酒池之荒非為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
 言殺戮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
 舉義旗同翦凶虐今者屯營鞏洛開發太倉賑恤饑

羸咸從克捷吳戈電照隸首筭而無窮冀馬雲屯弘
 牟計而難盡是以八方竝湊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
 以亾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
 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晉陽軍臨灞岍三秦父老千
 里犒師叶義同心共為犄角元寶藏武陽興義即取
 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詠惟榮陽一郡仍獨守迷爰
 以宗盟尚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
 元兄親寔為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
 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畱連骨肉
 但為識寶鼎之將移知神氣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

顛不可維所謂玄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
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頗
有勳舊遂得預沾磐石名在葭葦婁敬之與漢高姝
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
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讐忿同胞有逾沈闕惟勇
及諒咸罄旬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鳩河獻假使
宗祧是一疎不間親況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王之
爲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徙薪除煩去惑致令四海
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
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

開門送款識幾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饒
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達守東都窘迫自
救無聊世充朝亾彼便夕歿又江都荒酣酒色流湏
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
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
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朱粲啓詞
銳師百萬以破襄陽摠帥熊羆沿流東下尅期指日
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
城援絕千里餽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盈數
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遙因

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雄傑王之腹心思殺
 長吏將為內應只恐禍生七首釁起蕭牆枉以七尺
 之形徒償千金之購可為寒心可為酸鼻者也今貌
 豹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
 亂舞鼓角潛鳴笑號叔之歿馬悲襄陽之噍類南陽
 首齧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行之歎何晚深相
 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鄴洛鼎峙記○
狂黔黎作生民塗毒作塗炭同翦作戡翦並奏作同
 德遺黎作遺人晉陽英華作黎陽誤仍獨書作王獨
 爰英華作愛誤元兄作長兄親書作族然猶作然其
 將移作先移頗有作先有止為作只為名在作遂在
 豺狼作虎狼警念作儲念有甚作乃逾有何疑阻作
 何能自保識變至自救無聊隋書作安若太山

高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
 今王世充屢被摧蹙自救無聊偷存晷刻詎能支久
 段達韋津東都自守何暇圖人達便夕歿英華作彼
 夕死江都作東都誤荒酣流酒書作荒酒流宕人神
 一作人情援絕書作絕援有何一作何以求作飛非
 遙作未遙雄傑書作豪傑內應作內啓起作發枉作
 空形作驅償作懸先代
 北史作先世內外作骨肉

致唐公李淵書

密大破王世充于洛北脩金墉城居之有眾
 三十餘萬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遣使歸
 密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及高祖為唐公
 起義密致書呼高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欲
 與高祖為盟津之會大略云其指以弒後主
 執代王時高祖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乃令
 記室溫大雅報書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密得
 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
 定矣○壺關錄云唐高祖屯兵壽陽眾
 號五十萬遣仁則賫書至密作書報之

言評述記 卷九十一 五
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雜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
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占烏之望故炎
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
勞五十三戰大拯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
益據漢之末葉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
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遊畋莫返終
傷五子之歌宮室奢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
極役用無窮筋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斂夫行妻
寡父出子孤溝壑如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兄
雄圖早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用策

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
一繩所繫寧維大樹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
昔項伯亂楚微子去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
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稟鳳啄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
願永作維城長爲磐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寓內英
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成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
量羅紈山積開巨橋之粟襁負攸歸食教倉之米人
夫斯賚故能長淮之地滄海以西莫不厥篚玄黃爭
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亾秦
者三戶雲衆況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

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
幸於牧野豈不盛哉豈不休哉願遣步騎數千次於
河內聽待至日卽欲會盟言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
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知動靜今涼風已晉大火將
流民略務殷惟宜動息儻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
霧旣披適願無已

按蒲山公傳密答書曰使至辱
今月十九日書似非此書也

唐公李淵答李密書

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蜚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
戍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疆弩
圍城臙臙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舟而忘返

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
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
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
者也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
位未爲高足成非踐

此上下
有脫誤

素殮當職僂俛叨榮從

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
臣辱無議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拯賈生之痛哭所以
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親和蕃塞一匡天下
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
先鞭啓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郊廓將觀周鼎屯營

敖庾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為唇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遲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壺關錄○

壺關錄無忽焉至此至未有如此之醉者也一段舊唐書無吾雖庸劣至莫我肯顧一段今各增入鋤耨

招道士徐鴻客書

密在洛口得唐高祖報書謂天下無可慮遂專事隋齊方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眾既聚恐米盡人散師老馱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東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跡林野莫知所之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竒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

覽而味之嘉翫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允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為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

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
豈圖富貴只爲時逢版蕩代屬艱虞馱馱海水之羣飛
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
軹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啟沃
謀猷弼成韜鈴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竒政八風
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
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
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
時師宜躡屩檐簷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輅襲婁敬之
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

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
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
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遣此不

多及壺關錄○詎英華作誰仙師作尊師書作形鶴

冀面披述書不盡言

房彥藻爲李密與竇建德書彥藻爲魏公府

公逸氣縱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驍騎驅易水之壯
士跨躡燕齊牢籠趙魏好通戎夷聲振華夏昔隗囂
之居隴上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强也然而
援無所恃躬違歷數遂使楚徒獻歛於垓下秦泥不

封於函谷故託身得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協契非人
劉表喪漢南之業魏公英雄電逝類晨風之拂北林
率土星奔甚涓流之赴東海今隋主拘囚於世充身
制於朱粲白旗之首已懸烏江之船未艤去月二十
日摠管兵馬會同黎陽莫不投蓋蒙輪賈勇求敵遠
懷歸義分討不庭公能觀火鹿臺枉道垂報或以冀
方猶梗願協力齊盟南臨則黃河可清北指則幽雲
自捲公度宏規高勲茂績必將俯盼伊呂吞併
韓彭自何碌復何足數絳灌尚警干戈未戢想軍
旅之事各有司存指縱之勞無疲於明鏡也內懷悃

欵形於翰墨情之所寄言不能適

文苑英華

竇建德

貝州漳南人初為盜依東海公高士達累破隋軍自稱夏王為唐秦王所滅

遺唐秦王李世民書

初越王侗授王世充相國封鄭王建德亦舉兵自稱夏王與世充結好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濟陰人孟海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渡河擊之時秦王攻世充於洛陽建德用劉斌計遣聘世充會世充亦自乞師建德渡河與世充相援水陸並進壁成臯東原築原板渚使孔德紹為書遺秦王秦王報之進逼武牢戰敗被擒斬于長安市○英華一作孔德紹為建德檄秦王文

夏王敬問唐秦王彼朝發跡太原奄有關內鄭氏光
啓伊洛崇建宗社予則創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

言言派記 卷九
辜興師致討深懷固存不憚濡足方今千乘雷動萬
騎雲屯投石拔距蒙輪擊劍統三燕之義勇驅六齊
之雄傑制勅敵如拾遺殄高墉若摧朽鄭都鞠旅誓
衆雪讐我師躍馬礪戈克蕩氛祲彼則外無救援內
絕軍糧將聽楚歌之聲方見崤陵之哭若能反鄭國
之侵地守秦川之舊邦更脩前好不乖來請

秦王李世氏報竇建德書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余之歎良用興懷鄭息有違
齊楚交絕自遠勞師旅當甚疲弊國家與彼本無仇
隙彼之於我未始猜嫌往者趙魏諸藩皇風久扇恒

衛之地素爲我有足下首爲寇亂屢來侵奪但以淮
安喪師責躬由已公主飄寓歸寧本朝竝得保宥危
亾負荷大惠親鄰之好昭然著明雖則倂若王官翦
同羈馬旣懷坦蕩曾無蒂芥庶此寇蓋相望輶軒繼
軌引弭兵之義敦方穆之期如何言不由衷翻懷慝
怨無名之舉遽發危機背德之蹤遂爲戎首吁可恠
也良深歎息王世充滔天猾夏自貽伊戚豐毒三川
腥聞四國皇情軫慮哀彼黎元推轂投戈申茲弔伐
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旌河洛結壘伊瀍拯弊除
凶屢摧羣醜其餘渠魁危賊獨保孤城重圍已合自

知淪敗苟延朝夕之命空爲銜誘之言其濟惡反善
雷同寇逆適所以心同霸楚若非國家膺圖受籙剪
暴除凶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不屈膝稽
首著在前聞飾智詭詞以分謗亂渝盟背惠職此之
由又世充與足下舊稱和好中塗翻覆罕能結誠遣
使頻說匈奴欲令侵伐冀土外欺內忌惟利是圖居
安尚不自存處危何力之有決今糧儲罄竭帑藏空
虛析骸煮弩命懸晷刻足下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
人千金之資坐求外費理殊畫餅未見其宜足下前
者殉地屠城親至東境孟海公歷時抗禦未卽從順

頻令告急請我師救見逼求和義所不取是以案兵
辭使恩全世充又我國家不遑及遠海公援絕方歸
執事假我風雲差無負德榮下諸州鄰近東鄙以足
下風牛罕及停戍靡戒農居安堵未相猜貳所以曹
公兵前竝追足下乘我無虞之城貪冒尋常之地進
無投迹之所退有迷據之色誰爲計者良非上筭比
者漳滏喪沒旣往不追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
相陵侮方深起難所以故到成臯佇承來旨昨者前
茅警路候騎啓行乃與足下中途相遇旌麾未列鋒
鏑暫交彼之士馬自相騰踐郊勞之儀遂爽犒師之

禮未通雖則為彼禍先能無懷愧國家夷兇撥亂惟以匡時濟俗不欲窮民極武專任甲兵故蓄銳停師冀聞擇善可否之事幸速圖之若不獲命終為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餘怒諸軍霧合指日風驅屬橐鞬於中野縱矢鏑之餘費燎原覆醢雖悔難追必欲繼好息民更敦前況兵交使往遲覽還音大唐山唐創業

起君注○翦英華作前誤左傳翦我羈馬自貽伊戚豐毒三川一作自貽伊豐毒被三川必欲作必然

蕭銑

報岳州校尉董景珍書

銑後梁宣帝曾孫宣帝本梁岳陽王蕭譽子至明帝歸稱藩於周周以孫琮朝隋留長安

降為莒公而後梁亡煬帝初銑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景珍等同謀叛隋眾欲推景珍為主景珍因推銑遣人諭意景珍大悅報書遂舉兵自稱梁公及僭帝號封景珍為晉王唐高祖詔趙郡王孝恭討之景珍遣詣孝恭送款為其麾下所殺銑力屈遂降斬于都市

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耻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糾率士庶敬從來請舊唐書

同前新唐書

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耻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

大復梁緒徼福於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

突厥沙鉢略御貢無刻八會并土字然其宗極并

致高祖書

突厥沙鉢略妻宇文氏千金公主從弟地勒察與沙鉢略有隙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

使請和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高祖遣徐平和使于沙鉢略遣使致書

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

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

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

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

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

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

有何異也

高祖報書

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

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

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

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並隋書

神保靈大... 梅士駿閣隋四卷

青少極細共... 梅士駿閣隋四卷

大前天子... 梅士駿閣隋四卷

高師... 梅士駿閣隋四卷

有阿異... 梅士駿閣隋四卷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一

終

...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一

西土

迦葉佛

見在賢劫第三尊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

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

遺釋迦牟尼佛書

賢劫第四尊姓刹利名悉達多父淨飯天母大淸淨

妙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年十九為太子出家初于檀特山中修道六年

又至象頭山經于六年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說法住世

四十九年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入涅槃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也

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力往祇洹中堂西
 寶樓上取我珠玉函將示大眾我初踰城
 離父王宮四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怠權
 時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脩道
 定得金色身為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
 付囑我珠函并絹僧伽梨令我轉付囑汝
 我語神言汝絹僧伽梨非我所用我聞先
 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脩道如
 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
 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輒籠言諸佛慈悲實
 不著蠶衣此絲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
 珠函開中有字我即開函具見諸奇特事
 有大毗尼及脩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
 此中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
 神令付與我迦葉佛書云云既讀書已地
 即六種震動珠函自開又放大光樹神又
 告我言可將此衣函置汝左肩上常起恭
 敬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伏外道令速成
 佛

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非是縲璽
 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
 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披
 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
 置祇洹中若轉毗尼時當為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
 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為五部從百
 年後分汝脩多羅當為無量部諍論由與令濃速滅
 由彼愚僧不閑三藏聞開著繒衣即謂殺璽汝若成
 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付樹神今轉
 付汝此函中竝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法

法苑珠林

勝軍王

奉世尊父淨飯王書

世尊於舍衛國化利畢已思欲往彼迦毗羅城時勝軍王承佛化導心堅歸向遂發使奉書上淨飯王淨飯王親手脩書遣大臣烏那曳曩迎請世尊却後七日往赴父王之請王及眷屬倍生信仰世尊種種方便化其父王令無我心及除分別即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

汝皇太子悉達多證得無上甘露法味於世出世間

咸蒙濟度

淨飯王

致世尊書

汝一切義成是我親子既厭煩惱棄國出家為求無上正等正覺已聞成道教化眾生思念之心日時相續令他人得樂惟我苦惱譬如大樹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終望果實汝心已遂宜憶往願昔者所言若不証無上菩提寂靜之道誓不再入迦毗羅城大行已

成宜應愍我及眷屬等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

維摩詰經香積佛品云維摩詰居眾會前化作菩薩光像分明而告之曰汝行從此佛土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世界到眾香刹香積佛所住必見食則禮佛足如我辭曰維摩詰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即化菩薩到眾香界禮彼佛足言維摩詰菩薩稽首世尊足下敬聞無量興居輕利游步康強少承福慶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

忍界施作佛事令此解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
來名聲普聞 按此蓋禮足而佛親訊之語諸經
並多有之本非書屬尺牘清裁以維摩
詰稽首而下作維摩詰與世尊書誤

舍衛國賈人

與佛書

波羅柰國王夫人生一女身黃金色頭髮
糾青時年十六父母見女長大欲為求婿
女言我不用婿若欲為我求婿者當令身
黃金色頭髮糾青如是者乃可尔耳父母
便為求索了不能得佛時在舍衛國舍衛
國有人賈作到波羅柰國國王即請賈人
與相見問訊以女示之言我為是女求婿
天下寧有好人賈人答言我國中有人復
勝是女者王聞歡喜令賈人迎取佛賈人
便作書與佛書上說佛在祇洹中為諸比
丘數千人說經持書人直前至佛所佛預
知書上所說得便裂壞之作書報與黃金

色女言云云女得書自思惟即得五通達
一者眼能徹視二者耳能徹聽三者知他
人心念四者知所從生五者能飛行便與
父母辭訣飛到佛前佛即微笑五色光明
從口中出

是女端正甚好無比欲為佛娶之

佛

報波羅柰國金色女書

人苦皆從恩愛生生當復老老當復病從病致死從
死致憂哭天下苦者皆從恩愛生

金色女經○
經律異相

阿育王妾

詐王與太子法慧書

昔菩薩為王太子名曰法慧顏貌端正生
 有色相內清外淨常以履邪之禍自戒其
 心時朝覲王王之幸妾出援太子太子力
 爭獲免妾反譖於王謂太子有欲於妾王
 拜太子為邊王去國八千里遠民慕潤歸
 化雲集王妾懷怨謀除太子以蠟作印詐
 為王書云云太子曰愛身違親謂之大逆
 即募賣芻兒為出眼付使者以琴樂索食
 王見問知其事即收妾以棘笞之烱膠滴
 其瘡中熇即裂之為坑生理佛告比丘太
 子宿命為童子賣白珠彼妾時為富姓女
 持珠不買姪視言調童子恚曰吾鑿汝目
 女曰棘笞膠滴裂肉生理汝若
 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爾有慢上之罪不忍面誅書到疾脫眼瞳子付使還

國六度集經○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事同

四姓

勅治師書

昔菩薩生於貧家貧家不育以氈裹之夜
 置四衢有四姓富而無嗣取育數月而婦
 妊娠產男貧家兒稟性仁孝言輒導化眾
 道之術過目即能父以已既產男便生克
 念治師去城七里欲圖殺兒書勅治師云
 云訛命兒爾到治師所諦計錢寶兒受命
 行於城門內覩弟與輩彈胡掉戲奪書之
 治師所治師承書授弟於火父又生毒念
 必欲殺之有邸閣去國千里仍遣斯兒曰
 彼散吾財爾往計校今與邸閣書囊藏蠟
 封爾急以行書陰勅云云兒受命進路半
 道有梵志與父遙相問遺往來其女賢明
 深知天文吉凶占候兒因過觀梵志女竊
 觀男見其腰帶佩囊封之書解取省讀悵
 然而歎裂書更之其辭云云邸閣得書具
 禮詣梵志家遂以女妻兒馳啓四姓四姓
 聞之內塞而殞佛告比丘貧家兒者吾身
 是妻者裘夷是四姓者調達是菩薩法忍

度無極行
忍辱如是

昔育此子子入吾門疾疫相仍財耗當歿太卜占云
兒致此灾書到極懼投之火中

又與邸閣書

此兒到疾以石縛鬻沈之深淵

梵志女

改四姓與兒書

吾年西垂重疾日困彼梵志吾之親友也厥女既賢
且明今可任為兒匹極其寶帛娉禮預好小禮大娉
納妻之日按斯勅矣並六度集經

勒那跋彌王

告黎師跋陀國王書

勒那跋彌王生太子名迦良那伽梨第二
子名波婆伽梨太子請用王藏自恣布施
三分之物已用其二因欲入海求索珍寶
給充眾生波婆伽梨與兄共往及入海太
子叩七寶城得天女所獻如意珠緝色名
旃陀摩尼于時波婆伽梨與五百賈人貪
寶過度船滿沈海太子力挽波婆伽梨得
出海際波婆伽梨乘太子眠重起取樹刺
刺沒眼宕盜珠而去太子匍匐到梨師跋
陀國至於澤宕值牧牛人即為跋刺供養
展轉與梨師跋王守園梨師跋王女願為
其婦婦自立誓一心尊奉無有他意令太
子一日平復太子亦誓於彼波婆伽梨無
有微恨當令一日復得平復誓迄眼悉明
淨先時太子在宮常愛一鴈父勒那王作
書以繫鴈頸鴈即高翔求覓遊彼園上太

太子辛苦

書已同全

卷九二

下

子作書與父說其弟刺眼委曲更歷辛酸諸事鴈還勒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勅令告下梨師跋王梨師跋王即還報使因表事情太子在此實所不知辛酸諸事伏想委曲太子今者已還得眼即娉鄙女為太子妻比嚴辦具臣自衛送太子歸國問波婆伽梨如意寶珠答言來時藏道邊土中往覓不得太子即共到彼見之手捉其珠一切諸藏皆還滿復佛告阿難彼太子者今我身是勒那跋彌我父淨飯王是爾時婦者今瞿夷是波婆伽梨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太子辛苦在於汝國云何默住不來表示書到其時

象馬侍送事若有違吾當自往

賢愚因緣經○佛報恩經波羅捺王名摩

訶羅闍生第一太子善友第二太子惡友事與此類遣使往告利師跋王汝今云何擁遮太子令我憂苦

葉波國濕波王

與太子須大拏書

太子思惟欲行檀波羅蜜事請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有敵國遣道士八人乞葉波王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即牽與之此象多力健鬪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王聞徙太子檀特山中十二年許至十一年王遣使促迎太子還國太子答言年滿自當歸王復作手書與太子太子還國恣意布施轉勝於前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

汝是智慧之人去者亦當忍來者亦當忍云何恚不

還須汝飲食耳

太子須大拏經

瓶沙王

報弗加沙王書

佛在世時弗加沙王與瓶沙王親友弗加沙王未知佛道作七寶華以遺瓶沙瓶沙轉奉上佛白佛言願令彼王見佛聞法當以何物以報所遺佛告寫十二因緣經與之瓶沙王即寫經卷別書文曰云云弗加沙王得經尋省反覆燿然信解付國太子便自剃頭作沙門法服持鉢詣羅闍城外陶家室中寄宿明至佛所佛知弗加沙王明日命終不得見佛又不聞經甚可憐愍於是化作沙門往至陶家為說專念三尊布施戒德能知無常見佛無異弗加沙王思惟意定即得阿那含道佛復現身光明相好明日弗加沙王入城分衛於城門中逢特牛護犢舐殺即生阿那含天

卿以寶華見遺今以法華相上詳思其義果報深美

到便誦習以同道味

法句譬喻經

王舍國瓶沙王

一作滌比沙王

與德差伊羅國弗迦沙王書

一作佛迦沙王

瓶沙王與弗迦沙王生未相見遙相愛敬有如兄弟常通書記更相問遺弗迦沙王國中一蓮華而有千葉皆作金色遺遺瓶沙王瓶沙王見華大歡喜言弗迦沙王遺我物甚奇有異作書與弗迦沙王弗迦沙王聞瓶沙王稱佛聲歡喜踊躍作書與瓶沙王不復待瓶沙報書欲詣佛所道逢瓶沙王書書上言云云又疏十二因緣送與弗迦沙王弗迦沙王竊作沙門得阿那含生十六天上得阿羅漢

我國中有金銀珍寶甚多我不為寶今我國中生

一人華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具各意

弗迦沙王

與瓶沙王書

願具聞神佛所施行教戒當所奉行願具答意

瓶沙王又報弗迦沙王

佛教人棄家捐妻子斷愛欲當除鬚髮著法衣作沙門所以者何人愚癡故不當為者而為之便為癡從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為名色從名色為六入何等為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為六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聲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細爽心向欲是為六向從六向為合從合為痛樂從痛樂為愛從愛為受從受為有從有為生

從生為老死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凡合此勤苦合名人智者自去愚癡愚癡盡眾惡消除惡消除便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合盡合盡痛樂盡痛樂盡愛盡愛盡受盡受盡有盡有盡生盡生盡老死盡老死盡已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為盡便不復生不生即得泥洹道無為

並瓶沙王五願經又出弗迦沙王因緣經

加赦國波羅奈城諸族豪賢

與梵摩達哆王書

拘娑羅國王名曰長壽復有加赦國王名梵摩達哆常共戰諍拘娑羅國為加赦國

所破長壽將妻共乘一車至波羅奈因往
 村村邑邑受學博聞即轉名長壽博士又
 往波羅奈都邑中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
 作妙香妓因依梵志國師家住妻懷憂感
 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率而
 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梵志國
 師為設言于王長壽妻因得見四種軍陣
 亦復得磨刀水飲憂感即除尋生德生為
 字長生童子猛毅超世聰明挺出及梵摩
 達哆聞拘娑羅國王轉名長壽博士在波
 羅奈城中即收長壽反縛兩手出南城門
 坐高標下是時長生童子白父天王我即
 於此必能拔濟長壽告曰童子可忍莫起
 怨結但當行慈長生勸波羅奈諸貴豪族
 為作書與梵摩達哆云云因走往村邑受
 學博聞亦復以歡悅顏色作妙音妓梵摩
 達哆見極歡喜令依彼住爾時與長生出
 獵梵摩達哆冒涉塗路疲乏遂臥長生即
 拔利刀著加頸上欲行報怨復憶父昔在
 標下時臨終戒語舉刀還鞘梵摩達哆悉

夢其事起語長生長生以實白之梵摩達
 哆謂長生所作甚難惠與我命以女妻之
 還其本國佛告比企汝等莫共鬪諍若以
 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可
 尊貴

長壽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

中阿含經

長壽王品

某許國王

報某國王書

昔者有人獨與母居未被教勅嗜酒博戲
 高抗華飾坐人不節放恣情欲母甚患之
 因欲示其至密威儀法節令改心行慎身
 護口因以慈意演出妙訓子如法進常行
 柔和擇善為友大得供遺財寶無量國主
 聞之召為大臣王復告曰某許國王本與

吾親有博口者兩頭相鬪令身相失欲卿
身躬自往和使如故其人因取家財供作
美饌又賫寶物往詣彼國跪拜陳謝彼王
心中欣然亦返責已便手執筆作書報之
尅期會日
快共相娛

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間隔絕
不及所致不見忽捐復遺賢臣美供綺瓊以相謝矣
尅抱來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迴今寄琦珍
是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敘

佛說生經內
佛說誨子經

僧大

與兄佛大書

舍衛國人名厲生男曰佛大僧大僧大仁
愛清淨奉佛法戒厲臥疾呼長子涕泣誠

言僧大尚小方以累汝後僧大娉妻字快
見光華煒煒端正少雙旣便入山爲沙門
佛大心悅快見起從快見取琴彈之歌作
姿彈之歌姪洸之曲煌煌鬱金生于野田
過時不採恐見棄捐曼余豐熾華色惟新
與我同歡固斯厚親年一西風孰復余珍
快見即覺兄欲爲亂便以歌曲答佛大曰
巍巍我師天人尊門徒清潔謚曰沙門
歡真爲聖姪爲畜倫我受嚴戒不事二君
終不姪生寧就寸分佛大作情悲之曲委
靡之辭宿心加余故因良媒問名詣師占
相良時恻惕恻惕懼余不來既覩光顏我
心怡怡今不合歡豈徒費哉斯誓爲定淑
女何疑快見惶怍歌答之曰佛設禮儀尊
卑有叙叔妻即子婿伯即父我親奉戒日
有隆舉真與聖齊姪正蟲鼠噫乎伯子焉
爲斯語兄心迷惑貪好快見其意又甚不
可轉移快見又歌夫人處世當遠二事不
孝姪辭行違佛戒天及賢者箋其自異佛
大歌曰余之容色輝輝灼然普天美女豈

有尔顏我心相悅故踰大山快見自念斯
子欲我悖狂之亂沮致大難請說身中惡
露不淨尔乃却耳快見重曰仁貪我軀軀
有何好頭有九骨合為髑髏中但有腦面
有七孔皆出洩淫以皮裹骨貪頭頸者皮
肉相裹身有毛髮爪齒皮肌血腦骨肉腹
中有心脾腎腸胃膀胱髓尿管血寒熱足
與脛連脛與胫連胫與尻連尻與腰連腰
與脊連脊與脅連脅與頸連頸與髑髏連
臂與肘連肘與肩連我如畫瓶中盈屎尿
身中不淨可惡如此何可貪乎凡人所喜
有說其惡心即賤之佛大瞋恚即募賊入
山殺弟僧大得應真道不畏生死乃剝樹
皮取枝為筆自刺身血書樹皮與兄賊前
斷頭以書見兄辭喻悽惻快見呼曰子竟
坐我致見殘賊血從口出奄忽而逝諸天
咨嗟迎其魂
靈處切利天

大兄起居隨時安善二親在時以吾累兄兄不承之

違廢親教以女色故骨肉相殘違親慈教為不孝也

殘殺人命為不仁也殺一畜生其罪不小況殺應真

吾不中止兄自招之今吾有形可得相投善遊寂寞

徒復相害長別努力願崇真道佛說佛大僧大經○
經律異相引載末云

從此長別
努力努力

勝光王

白僧眾書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
羅國邊隅叛逆大臣白王給孤獨長者有
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長者身體羸
瘦問言長者憶男女耶答曰不思男女但
思聖眾時勝光王即便以書白諸僧眾使
往眾內宣王勅書彼有六眾即赴王軍為

王說法咸皆欣慶因詣路所逢王所整象馬車步四兵並見陵辱王使往語世尊願世尊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往軍內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往軍中過二夜而止宿者得波逸底迦

今有少緣欲見聖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勝音城仙道王

與影勝王書

瞻部洲內有勝音城王名仙道聞東方摩竭陀國王舍大城王名影勝彼國豐樂與此相似於影勝王生愛念心便簡妙寶并王勅書遣使送往摩竭影勝王即以前出上巽報仙道王并致書仙道王問使者王之形狀并問性行使者報曰影勝王其形長大性行雄猛躬為征戰王依量造送五德上甲并裁勅書影勝王以我國內有佛

世尊乃是人中妙寶遂於巽上畫世尊像其畫法先畫像已於其像下書三歸依次書五學處次書十二緣生流轉還滅復於像上邊書二頌遣使馳送并作勅書報仙道王仙道王依彼來書盛陳供養引至城邑時中國賁人共來觀像合掌唱言南謨佛陀也南謨佛陀也王既觀尊儀聞佛陀號悉皆驚豎又聞賁人說十二緣生無明行等生滅道理善誦其文即裁書報影勝王影勝王白世尊命聖者迦多演那往勝音城并報仙道王勅書仙道王如言嚴設道場時有無量百千大衆悉皆雲集迦多演那隨彼機緣為說法要宮內女人又欲聞法王復作書報影勝王影勝王白世尊復命世羅苾芻尼往與仙道王書令遣迎接造房五百供給所須敷設道場為衆說法多人悟解發三菩提心仙道王夫人月光從世羅受圓具命終生四大王衆天王傳國太子詣王舍城於世尊所出家脩苾芻行

敬覽來信并受國珍未面相親深慙遠意彼有須者
我當爲辦

送影勝王寶甲書

今贈寶甲五德圓備若念我者幸當自著希招遠意
勿惠餘人

五德者一盛熱之時著便涼冷二刀所不入三箭射不穿四善辟諸毒五能發光明

摩羯陀國影勝王

報仙道王世尊像書

雖未相見使至覽書蒙贈寶甲世所希有今畫世尊
形像三界最尊令使持將冀申供養既至彼已可去
王城有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躬領四兵幢幡
華蓋於廣博處張設尊儀殷勤供養獲大福德

仙道王報影勝王請苾芻書

我賴仁恩知有三寶悟緣生理得見真諦苦海淪溺
彼岸可期拔足淤泥歡慶何極然我欲得親見苾芻
爲作方便令來至此

影勝王報仙道王書

承悟緣生得預流果復於苾芻樂欲相見佛令五百
苾芻遠赴祈請仁可殷勤同大師想去城兩驛半許
脩治道路嚴設香華治整四兵自來迎接又於城內
閒寂之處造一大寺營五百房牀榻臥具無令闕乏

飲食所須悉皆預辦若作如是供養事者獲福無量

仙道王報影勝王請苾芻尼書

宮內女人樂欲聞法頗有方便得令苾芻尼來不

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憍閃毗國說憂事人書

詐白鄔陀延王書

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毗聘與鄔陀延王為夫人無憂為輔國大臣王又有夫人名緝容無比情懷嫉妬數於王處構扇讒言時王邊境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伐遂勅無憂留守都邑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緝容緝容夜讀佛經復須抄寫告大臣樺皮貝葉筆墨燈明便宜多進大臣於樺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便

大發緝容與五百緋女同時殞命惟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先嘗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為奉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尔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緝容歿計無所出其說憂事人共大臣等議畫一幘作緝容夫人所為因緣投火歿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真金一億別嚴四兵詣王營所遣使持書白王王啓封讀書而笑問言知識比曾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將去求索不得者可開此幘因言緝容已死願王寬其罪恐王憂惱設此權謀王即旋軍勅殺無憂以無比置地牢內王經七日極懷憂悴復出無比因往問世尊何因緣故佛言乃往古昔婆羅泥斯國王梵摩達多大夫夫人曾於五百緋女遊觀華園入芳池浴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草菴在中任止夫人命一使女燒彼草菴女見不忍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悉共歡笑彼夫人者即緝容是彼侍女者即五百內人是彼使女者即曲脊女

是

我是某國大王惟有一子被死將去我今求死來至
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
得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

根本說一切經毘奈耶

鞞提醯國臣大藥

與毗舍佉書

鞞提醯國王多足食號曰重興年幼為王
諸臣見慢所有勅令多不奉行時有天神
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
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
號為大藥立成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
無遠不伏王果覓得大藥拜為大臣廣設
智謀共宣國化乃以女娉于大藥為女所
譖臨刑得釋遂以女還王請自訪言行德

義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婆羅
門像行麥田中見有少女名毗舍佉儀容
端正歷試多智因尋路至妙花城即以爲
定大藥還白鞞醯城於中路裁書與一婆
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毘舍
佉婆羅門至毘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
三百毗舍佉得書次領金錢惟得三百遂
覓足械械使者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
者念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
數還了大藥納毘舍佉爲妻貞素殊操計
策超倫王慶悅倍
加封祿諸國普聞

四櫛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杖有闕械足可令輸

此後妙藥與前本一事而藏分兩函今爲統序

半遮羅國王

與女妙藥書

重興王念大藥得如是智慧之妻求婚半
 遮羅國王女妙藥半遮羅國議即許諾令
 重興王就彼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
 藥時大藥有鸚鵡名曰具相善識人情使
 往彼城觀已還報大藥復往半遮羅國訪
 知彼王珍寶與女妙藥一處同居即便強
 入宮中將妙藥及諸珍寶擲率兵眾別路
 而歸策為夫人半遮王令使賫書與女妙
 藥女察知是大藥鸚鵡令使報父父覆報
 女女籠鸚鵡寄父王見鸚鵡倍生瞋恚即
 付屠者鸚鵡願依祖父死法麻纏其尾灌
 以膏油焚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鸚
 鵡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
 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還鞞提醯半遮羅
 王更與女書女即如言復送鸚鵡王令焯
 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弃之簷外飛鷄
 下撮到一神祠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因假
 神言受其供養毛羽漸成搏霄復去至大
 藥所重興王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得眷
 屬皆悉聰明毘舍法神智過人鸚鵡鳥世

所難及

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

復報妙藥書

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

又與妙藥書

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

毗奈耶雜事

嗚逝尼城長者

與妻書

猛光王住盟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
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他方王乘妙香
象於宅邊過見生染意步入其舍歡悅既
暢即便有娠時彼舊夫書來告妻妻遣白
王王與彼夫信令向其處遠求如是之物
其妻因誕一男即以箱內兒置王門所時
有眾牛行至箱所圍繞不
進王取養為子名牛護

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

得又尸羅國圓勝王

與盟逝尼國猛光王書

北方得又尸羅國王名圓勝聞盟逝尼國
豐樂安隱與此不殊即整四兵親至彼城
猛光王亦出拒戰兵眾分離遂騎單馬逃
向餘處見一耕人名曰增長將歸供給于

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渴沙來相抄掠諸
大臣作書告王於其書末并為頌曰如王
於他國勤勞降伏彼於已之國土亦當勤
守護圓勝王念今宜共和好方歸故居今
信入報猛光王城內諸臣共議若報王無
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之
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
兵圍猛光還國迎立增養為國大相
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
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
我方歸故

猛光王報圓勝王書

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
同聚各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遑出然此太子名曰

牛護是我所生今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

並根本說

一切有部毘奈耶禱事

健陀羅國藥叉半遮羅

與王舍城娑多藥叉書

王舍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士

名娑多時北方健陀羅國復有藥叉名半

遮羅諸方藥叉共為聚會此二藥叉得申

歡愛約作指腹之親娑多生女名曰歡喜

半遮羅使送嚴身瓔珞衣服并持書致慶

娑多還以書報未久半遮羅生男號半支

迦娑多裁書寄送衣

瓔半遮羅書報之

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

娑多

與半遮羅書

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

冀表不空

半遮羅報娑多書

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

按此部第六門第六

子攝云婆羅痾斯有一長者名瞿答摩持貨往得又

城興易時彼主人長者號曰名稱共為交密約作指

腹之親得又長者生男名曰游方于時瞿答摩令使

送嚴身瓔珞衣服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

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又長者還以書答瞿答摩未久

生女雖容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號曰瘦瞿答彌得又

寄送衣瓔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

申欣賀幸當為受冀表不空瞿答摩復書報曰許作

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媾婚姻後瘦瞿答彌夫

被蚺蜍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

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漸癡狂來詣佛所善法律
中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証阿羅漢佛告苾芻當知此
等由先作業果報
熟時皆須自受

歡喜弟

與半遮羅書

歡喜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
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念
力不能遮其惡念宜可作婚姻事即便裁
書與半遮羅藥又彼得書娶婦歸至本城
與其夫情義相得次第生男五百最小者
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母恃豪強
便於王舍城中隨有來去所生男女次第
食之因此諸人皆喚為訶梨底藥又女皆
往佛所白言世尊為作調伏佛即往藥又
女住處以鉢覆愛兒藥又女不見小兒即
大驚忙觸處尋覓投身躡地悲踊號哭佛
為授戒城中人眾皆得安樂離諸憂惱

佛告苾芻此乃往過去王舍城中牧牛人
妻懷娠時有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為
大設會五百人咸持飲食并將音樂共詣
芳園於中路逢牧牛妻共為舞蹈由其疲
頓遂即墮胎便以酪漿買五百菴沒羅果
奉施獨覺牧牛妻合掌發願我當來生王
舍城於此城中所生男女我皆取食彼牧
牛女即訶梨底藥又是由彼往昔施五百
菴沒羅果
發惡願故

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來此

並根本說一切有部

毘奈耶
禱事

舍衛國大臣

報寶德長者書

國內瞻波城長者寶德多饒財寶受用豐
足生一男號曰女星日用五百金錢造食

五百種味與男時世尊於頻毗娑羅王索
 粥欲食被阿闍世王中道打破粥罐因遣
 大目犍連往寶德長者子邊乞粥長者子
 聞目連稱佛名心大歡喜所有造得食飲
 一時受奉置於鉢中頻毗娑羅更將粥至
 佛所聞食香氣普徧佛為言彼長者子是
 大福德之人常喫如斯上味飲食王欲往
 見長者子大臣即作書使人往送令掃灑
 城大王即來又報王子亦來更作書報云
 云長者憂懼王欲科罰我等作此書來瞻
 波城諸人聚集共作一書馳報宰相于是
 長者造船遣子船中更造種種園林及諸
 綵女莊嚴身已往王舍城王作好供養迎
 長者子令詣佛所聞法出家受持戒行證
 阿羅漢果 佛告苾芻乃九十一劫中有
 一童子家貧隨力收辦鋪以熊皮如來踏
 上行至坐處造五百味飲食供養如來發
 願常生豪姓富貴家尔時貧童子者即寶
 德長者
 子是

王及王子二俱不來汝等須作計議擁塞涼伽令水
 却流無令一滴順河而過

瞻波城諸人

報舍衛國宰相書

王頻附書勅云王來復言子來復令擁塞涼伽却流
 讀此書已又得報云王與王子俱亦不來王欲見寶
 德之子汝等速當遣來是要

並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南印度德慧菩薩

與摩揭陀國摩沓婆書

摩揭陀國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並習大乘法教

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法之法而習道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云云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云云摩沓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德慧菩薩畢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遂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為暴有淨信者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邑王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即出深林止息空澤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

王文王于

時來無令

王賦州書

王賦州書

王賦州書

王賦州書

王賦州書

王賦州書

王賦州書

王賦州書

可以行矣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德慧先立崇義泊乎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積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

重裁書

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

大唐西域記

千歲印度千歲和尚

釋氏通鑑云唐高宗顯慶二年千歲寶掌和尚晚居浦江寶岩

與朗禪師友善師以白犬馳書朗以青猿回使是年正旦自塑像竟即澡衣跌坐說偈而

化師自稱生於周威烈王十二年自魏晉間抵此土計之一千七百二十二年

與行脚僧

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

楊云震旦國一

作真丹音義同鼎按樓炭經注云葱嶺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出耀乎東隅也鳩摩羅什傳什母臨去立

茲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惟爾之力蓋謂中國也又一作真旦一作振旦見涅槃經一

丹作旃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一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二

後漢

明帝 見前

詔報楚王英 英見前

明帝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又以為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

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麤善為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英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自殺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淨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

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

之盛饌後漢書○魏收魏書釋老志作章帝詔報楚王誤

吳

廢主孫亮

與眾僧論優婆塞支謙書

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祖父漢末歸化謙從學法典博覽經籍世間藝術多所綜習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軀雖細是智囊吳主孫權拜謙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及太子登即位隱穹隘山不交世務後卒于山中亮與眾僧書

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冲素始終可尚為之惻愴

不能已已開元釋教錄

晉一

成帝見前

出令沙門致敬詔

成帝幼冲太后臨朝時帝舅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奏不應敬下禮官詳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充等執奏冰為帝詔令沙門致敬充等再奏冰復為詔同異紛然竟莫能定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
恠况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
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蓮繁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

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
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
且今果有佛邪將無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無佛邪
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
內所以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
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時且不顯後世
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稀未
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
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
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

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
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
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竝國器也悟言則當
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又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
及夫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
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恠誕雜化者也豈曩
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
人倫而更於世王略其禮敬邪禮重矣敬大矣爲治

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
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
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往備其事
脩之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
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
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邪並弘明集○唐釋彥琮
集沙門不應拜俗雜事
云通才博采往往在備脩之脩之身脩之家
可矣脩之國及朝則不可來聖作未聖

孝武帝

見前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獻德光時飛聲東嶽靈海

廣淹有生蒙潤大人起世善翼匡時輒伸經略懸稟
妙筭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息江表舊
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
悼朕心長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尅復伊洛
思與和尚同養羣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
送五色珠像一軀明光錦五十疋象牙簞五領金鉢
五枚到願納受

竺僧朗答孝武帝書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游方問道長安還關

中專當講席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非聖何

敢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慕靜山林心悒玄寂靈
迹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
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邊願開大乘申揚道味僧
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

謝安

見前

與支遁書

遁見後

遁還吳立支山寺欲入剡安爲吳興守與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
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書言派論 卷九十二 五
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

副其積想也高僧傳

思見前 郗超見前

與親友論支道林書

遁幼而才拔善談名理謝安王洽劉恢殷浩許詢及超等一時名流皆著塵外之狎

超與親友書

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

令真理不絕者一人而已歷代三寶記

王洽見前

與林法師書道林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
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沖緬妙旨幽深然所以
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
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墜之旨可得之
於下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
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爲尤
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
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
道行指歸通叙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
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

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

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不知所釋今

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首和南廣弘明集

聖語孫盛見前○吳氏刻本作宋誤

與羅君章書

羅含更生論云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

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汎無

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

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

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神之與質

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

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

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

其往彌遠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

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盛意不然與含書含答之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
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
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紛散知亦如之
紛錯混淆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
情者所以悲歡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紛一作粉

羅含

字君章桂陽耒陽人文有藻思為桓温郎中令歷轉廷尉長沙相

答孫長沙安國書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
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
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

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
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
能知更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慰聊以寄散

而已矣

並弘明集

習鑿齒

見前

天之雲與釋道安書

道安見後

和教猶回

道安游學至鄴師佛圖澄後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辨天逸籠罩當世其

亦皆對仗

先藉安高名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脩造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

白內歸慈

人以爲名答○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

與安三平

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言言通論 卷九十二
與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
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
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
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
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彼直無
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况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
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
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闐風而不
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

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
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惟肅祖
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
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旣唱万
竅俱怒乎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
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
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弘明集○怒乎法苑珠林作怒呼慶
雲作塵靈逸響作溢溢一代作未代○度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和之旨同前高僧傳

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
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
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
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隆法師任當洪範化
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
蕩於一代矣

與謝安書

鑿齒聞道安至止即往脩造與安書
栴堅破襄陽道安與鑿齒俱歸秦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
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
可以整羣小之叅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

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
外羣書略皆遍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
所游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
亦每言思得一叙高僧傳

同前

三藏記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齊講
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
可以整羣小之叅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泮泮濟
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
外羣書略皆徧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
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
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
得一見足下

王珣

見前

與豫章太守范甯論釋慧持書

甯見前
慧持見後

持適廬山隨兄遠共止有姑爲尼名道儀
自江夏送姑至都止東安寺珣深相器重
爲珣詳定中阿含經後還山甯請持講法
華毗曇四方雲集珣書與甯甯答之珣重

與甯書

遠公持公孰愈

范甯答書

誠為賢兄賢弟也

重與審書

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並高僧傳

王恭見前

致沙門僧檢書

遠持兄弟至德何如

僧檢答書

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並高僧傳

劉遺民

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嘗為二縣令才藻自負力辭推薦乃之匡山託于遠公太尉劉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與羣公著遺民之號焉遠公蓮社使遺民為誓文

致長安釋僧肇書

僧肇從羅什適長安姚興命入逍遙園詳定經論肇著般若無知論遺民見乃致肇書肇答○般若無知論云夫般若虛玄者蓋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真一之無差然異端之論紛然久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少踐大方研幾斯趣獨拔於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齊異學於迦夷揚淳風於東扇將爰燭殊方而匿耀涼土者所以道不虛應應必有由矣弘始三年歲次星紀秦乘入國之謀舉師以來之意也北天之運數其然矣大秦王者道契百王之端德洽于載之下游乃萬機弘道終日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其所開拓者豈惟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余以短乏曾廁嘉會以為上聞異要始於時也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

所得為試罔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
 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放光云般若無所
 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
 見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
 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
 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
 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
 所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
 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
 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
 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
 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
 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
 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所以俯仰順化
 應接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斯則無知
 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然其為物也實而
 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
 乎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
 以之靈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
 故照不失虛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滌虛不

失照故動以接麤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
 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故寶積曰以無心
 意而現行放光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
 所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是以般若
 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即而靜
 聖應可無而為斯則不知而自不知不為而
 自為矣復何知哉復何為哉難曰夫聖
 人真心獨朗物物斯照應接無方動與事
 會物物斯照故知無所遺動與事會故會
 不失機會不失機故必有會於可會知無
 所遺故必有知於可知必有知於可知故
 聖不虛知必有會於可會故聖不虛會既
 知既會而曰無知無會者何耶若夫忘知
 遺會者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以成其私
 耳斯可謂不自有其知安得無知哉荅曰
 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彌
 昏豈曰木石瞽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誠
 以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
 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其知而聖人未嘗
 不有知無乃乖於聖心失於文旨者乎何

者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無知無見
 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返照然
 後無知哉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則不辨
 於惑智二毒四倒皆亦清淨有何獨尊淨
 於般若若以所知美般若所知非般若所
 知自常淨故般若未嘗淨亦無緣致淨歎
 於般若然經云般若清淨者將無以般若
 體性真淨本無惑取之知本無惑取之知
 不可以知名哉豈惟無知名無知知自無
 知矣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若若照彼無相
 之真諦真諦無兔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
 鑒所以會而不差當而無是寂怕無知而
 無不知者矣難曰夫物無以自通故立
 名以通物物雖非名果有可名之物當於
 此名矣是以即名求物物不能隱而論云
 聖心無知又云無所不知意謂無知未嘗
 知知未嘗無知斯則名教之所通立言之
 本意也然論者欲一於聖心異於文旨尋
 文求實未見其當何者若知得於聖心無
 知無所辨若無知得於聖心知亦無所辨

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答曰經云般若
 義者無名無說非有非無非實非虛虛不
 失照照不失虛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
 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
 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今試為子狂言
 辨之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為有用之
 彌勤不可為無不可為無故聖智存焉不
 可為有故名教絕焉是以言知不為知欲
 以通其鑒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辨相
 不為無通鑒不為有非有故知而無知非
 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知即無知而無知非
 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難曰夫真諦
 深玄非智不測聖智之能在茲而顯故經
 云不得般若不見真諦真諦則般若之緣
 也以緣求智智則知矣答曰以緣求智智
 非知也何者放光云不緣色生識是名不
 見色又云五陰清淨故般若清淨般若即
 能知也五陰即所知也所知即緣也夫知
 與所知相與而有相與而無相與而無故
 物莫之有相與而有故物莫之無物莫之

無故為緣之所起物莫之有故則緣所不能生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為緣之所起故知緣相因而生是以知與無知生於所知矣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所以然者夫所知非所知所知既相生於知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所知既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故中觀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今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故經云不見有法無緣而生是以真智觀真諦未嘗取所知智不取所知此智何由知然智非無知但真諦非所知故真智亦非非知而子欲以緣求智故以智為知緣自非緣於何而求知難曰論云不取者為無知故不取為知然後不取耶若無知故不取聖人則冥若夜游不辨縑素之異耶若知然後不取知則異於不取矣答曰非無知故不取又非知則然後不取知即不取故能取而知難曰論云不取者

誠以聖心不物於無故無感取也無取則無是無是則無當誰當聖心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答曰然無是無當者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故經云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以無是可是雖無是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是以經云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若以無相為無相有何累於真諦耶答曰聖人無無相也何者若以無相為無相無相即為相捨有而之無譬猶逃峰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爾而來恬淡無為而無不為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是以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得然乎答曰生滅者生滅心也聖人無心生滅焉起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耳又非

不應但是不應應耳是以聖人應會之道
 則信若四時之質直以虛無為體斯不可
 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難曰聖質之無
 惑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答曰聖智
 之無者無知惑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
 所以無者異也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
 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惑智有知故有知
 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無知即般若
 之無也知無即真諦之無也是以般若之
 與真諦言用即同而異言寂即異而同
 故無心於彼此異故不失於照功是以辨
 同者同於異辨異者異於同斯則不可得
 而異不可得而同也何者內有獨鑒之明
 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
 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則聖所不能同用
 也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
 然相與俱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是以
 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
 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
 不異也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

說諸法異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
 不異相信矣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
 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用寂之異乎答
 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
 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是以智彌昧
 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豈曰明昧動靜之
 異哉故成具云不為而過為寶積曰無心
 無識無不覺知斯則窮神盡智極象外之
 談也即之明文
 聖心可知矣

遺民和南頃餐徽聞有懷遙佇歲末寒嚴體中如何
 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瘵耳因
 慧明道人北游裁通其情古人不以形疎致淡悟涉
 則親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於企懷風味
 鏡心象迹佇悅之勤良以深矣紆然無因瞻霞永歎

順時愛敬冀因行李數有承問伏願彼大衆康和外
國法師當休納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邁茲淵對想開
究之功足以盡過半之思故以每惟乖濶憤愧何深
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厲禪隱之餘則惟研惟講恂恂
穆穆故可樂矣弟子旣以遂宿心而覩茲上軌感寄
之誠日月銘至遠法師頃恒履宜思業精詣乾乾宵
夕自非道用潛流理爲神御孰以過順之年湛氣若
茲之勤所以憑慰旣深仰謝逾絕去年夏末始見生
上人示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沈允推涉聖文婉而
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而

悟懷絕冥之肆者矣若令此辯遂通則般若衆流殆
不言而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然夫理微者辭險唱
獨者應希苟非絕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乎
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爲精巧無所間
然矣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題之如
別想從容之暇復能粗爲釋之論序云般若之體非
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
諸法下章云異乎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
又云用卽寂寂卽用神彌靜應逾動夫聖心冥寂理
極同無不疾而疾不徐而徐是以知不廢寂寂不廢

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但今談者所疑於高論之旨欲求聖心之異爲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耶爲將心體自然靈怕獨感耶若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夫心數旣玄而孤運其照神淳化表而慧明獨存富有深證可試爲辨之疑者當以撫會應機觀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矣而論旨云本無惑取之知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

爲當唯照無相耶爲當咸觀其變耶若觀其變則異乎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旣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悟幸復誨之論云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以爲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爲真是豈有真是而非是至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耶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蓋悟惑之言本異耳固論旨所以不明也願復重喻以祛其惑矣論至日卽與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

或當不必理盡同矣頃兼以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

論序云以

僧肇答劉遺民書

肇京兆人學善方等兼通三藏為姚興所害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風屈節頃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服像雖殊妙期不二江山雖紆理契即鄰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君既遂嘉邈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歡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愛每因行李數有承

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為欣慰雖未親承然服膺高軌企佇之勤為日久矣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養徒幽巖抱一沖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岸無由寫敬致慨良深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即此大眾尋常什法師如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漸三寶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方遠而至靈鷲之風萃於茲土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毗婆沙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

書言源記 卷九三
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
夙夜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
律藏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舍利弗阿毗曇胡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
貧道一生猥叅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洹
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
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語之際常相稱詠
中途還南君得與相見未更近問惘悒何言感道人
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
興寄旣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

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
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聽次叅承之
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爲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
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諱試可取看來問婉切難
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
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訓來旨耳
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
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彌昧者以此爲懷自可忘言
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聖心之
異乎疏曰談者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

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意謂妙盡冥符不可以定慧爲名靈怕獨感不可稱羣數以息兩言雖殊妙用常一迹我而乖在聖不殊也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理極同無旣曰爲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極而有定慧之名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稱也若稱生同內有稱非同若稱生同外稱非我也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應會無不通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羣數之應亦何爲而息耶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有不自有故聖心不有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無無

故聖人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何者夫有也無也心之影響也言也象也影響之所攀緣也有無旣廢則心無影響影響旣淪則言象莫測言象莫測則道絕羣方道絕羣方故能窮靈極數窮靈極數乃曰妙盡妙盡之道本乎無寄夫無寄在乎冥寂冥寂故虛以通之妙盡存乎極數極數故數以應之數以應之故動與事會虛以通之故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因謂之有者應夫真有強謂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經云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無爲而無所不爲此無言無相寂滅之道豈曰有而爲有

無而為無動而乖靜靜而廢用耶而今談者多即言以定旨尋大方而徵隅懷前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謂等太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即真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非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不捨故妙存即真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即真非無知也故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

不知此攀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請詰夫陳有無者夫智之生也極於相內法本無相聖智何知世稱無知者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靈鑒幽燭形於未兆道無隱機寧曰無知且無知生於無知無無知也無有知也無有知也謂之非有無無知也謂之非無所以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怕然永寂靡執靡拘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耶故經云真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人何則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非謂是非無非有非非者非無非非無

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此絕言之道
知何以傳庶叅玄君子有以會之耳又云宜先定聖
心所以應會之道爲當惟照無相耶爲當咸覩其變
耶談者似謂無相與變其旨不一覩變則異乎無相
照無相則失於撫會然則卽真之義或有滯也經云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若如來旨
觀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若一心見色則惟
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惟空非色然則空色兩陳莫
定其本也是以經云非色者誠以非色於色不非色
於非色若非色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色何所明若

以非色於色卽非色不異色非色不異色色卽爲非
色故知變卽無相無相卽變羣情不同故教迹有異
耳考之玄籙本之聖意豈復真僞殊心空有異照耶
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覩變動不乖無相之旨
造有不異無造無不異有未嘗不有未嘗不無故曰
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以此而推寂用何妨如之何
謂覩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恐談者脫謂空有兩心
靜躁殊用故言覩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耳若能捨
已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一虛曉至虛
之非無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移乘運撫化

未始為有也聖心若此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
理又云無是乃所以為真是無當乃所以為至當亦
可如來言耳若能無心於為是而是於無是無心於
為當而當於無當者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
不乖於無當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以為
患耳何者若真是可是至當可當則名相以形美惡
是生生奔競孰與止之是以聖人空洞其懷無識
無知然居動用之域而止無為之境處有名之內而
宅絕言之鄉寂寥虛曠莫可以形名得若斯而已矣
乃曰真是可是至當可當未喻雅旨也恐是當之生

物謂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夫言迹之與異途
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
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尋迹所不能迹至理
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所示轉遠度通心君子
有以相期於方外耳肇論○如宜高僧傳作休勝弘
道作弘通律藏作律部胡本作
梵本清勝作道勝○僧肇傳肇製四論合為一卷呈
廬山遠大師大師歎仰不已又呈遺民遺民曰不意
方袍復有平叔方袍語出遺民也 四論者物不遷
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遺民書一
云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詩詠彼蒼近在
遠望之色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

戴安公

與遠法師釋疑論書

安公釋疑論云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
 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
 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已
 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
 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
 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
 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脩行復何
 益哉又有束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
 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係榮
 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
 乎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請試言之夫精
 以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
 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
 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
 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
 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由盜跖
 肆虐富樂自終比于忠正斃不旋踵張湯
 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
 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

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
 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
 中豈惟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
 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
 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
 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
 蓋施於勸教耳聖人因神道以設教故理
 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
 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
 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
 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
 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思深君臣之
 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
 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
 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
 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
 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
 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以示慧
 遠慧遠答書周道祖為設難論安公復為
 書答道祖道祖答之安公以呈慧遠慧遠

重答安公安
公又答遠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
是以自少束脩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
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惟已夫
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
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
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
安公和南

釋慧遠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
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
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
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
想暇日能力尋省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周道祖難釋疑論云近見君釋疑論蓋卽
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
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
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
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
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
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於
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
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
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自

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
 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
 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効明矣
 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
 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
 為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
 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
 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
 聽不濫而神明之贖蘊於妙物豈得顯稱
 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
 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
 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
 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
 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
 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
 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
 禍却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
 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
 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

主於天聖

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

金而盡

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

難曰博

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

非為無

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

聖未何

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

然對命

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

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

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

能審分命者自乎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

書言淵論 卷九十二
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歿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
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
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
罰等比干於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
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
理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
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
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

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
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
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
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
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
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
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
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
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

言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心之戮張湯
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
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却死以
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
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
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
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
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

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
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
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
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
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
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脩行者保其素履
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
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

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
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
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
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
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
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
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
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
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
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

日聊以謹叙

周道祖答戴處士書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
不同乃卽欲便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
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
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
是體極之人旣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
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
中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
啓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
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
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安公和南

釋慧遠與戴處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
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
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
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
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

思而得矣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
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
游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
自攄散此益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
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
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

公和南

並廣弘明集

郤敬輿

與謝慶緒論三幡義書

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

有而重假二觀孫綽天台賦消一無於三幡李善注

云云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

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自謝敷字慶緒會稽人隱居若邪臺徵不就然言耳其俗具之

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選注○此當在劉遺民前

安公吟南嶽告并具三辨論旨會以表少辨聖宗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二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三

江東梅鼎祚纂輯

釋三

宋晉

大董桓玄見前

與遠法師勸罷道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

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

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髮髻之間今

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三

謂學步耶鄆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今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釋慧遠答桓南郡書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飭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

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卞和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耶鄆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耶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

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
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墜允慰感慶交至
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
波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益是不逆之懷
耳並弘明集

夫其本與八座桓謙等論沙門應致敬事書

元興中玄為太尉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八座桓謙等答之○謙冲子玄從兄玄敗奔蜀為荊州刺史劉道規所殺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
庾雖已論之而竝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

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
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出處不
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
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
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
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
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
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
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
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推

視聽彥琮集作推乎視聽存乎王者作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弘明集作敬尊其神器君御一作弘御

桓謙等答桓公論沙門不應致敬事書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
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
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
人以髮膚為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
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所
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
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万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
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

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
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
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
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
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與王中令論沙門應致敬事書 并王令答往復八道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
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

理者遲聞德音 任弘明集作在

王謚答桓太尉書 謚見後

言言通記 卷九十三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謚惶恐死罪
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俱承高旨容
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
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
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
言辯旣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
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
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
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賢不以人爲輕
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

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
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不悵悵
於缺戶沙門係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
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
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
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眄
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
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有用弘明
作有日用

難王中令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

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
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
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
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
為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
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
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本懼鬼神
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於雅
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

孰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
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
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
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
俗不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
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
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
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通濟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答桓太尉難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旣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體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

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一介弘明
作一分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弟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伸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劫一作物 同一作周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譽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

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愷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邪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

言言評語 卷九十三
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耶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功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重難王中令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旣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旣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

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就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

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是就弘明作是敦

王謚重答桓太尉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邪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

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竝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

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少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惟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尚

非謂禮拜之事便為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敬哉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伸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

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辨如其未允請俟高亮

三與王中令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拚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邪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謂殷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拜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賢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末焉既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

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謚三答桓太尉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示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隱乃

更成別辨一理非但習常之感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實如高論弘明有二句

與遠法師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

隆安六年玄遺書慧遠言沙門當致敬王者遠答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

游謝中 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
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慧遠答桓太尉書

遠既答玄書復以朝士名賢徒咸盡所懷而理

蘊於情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在家二出家三出家宗不順化四體極不兼應五形盡神不滅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象教皮編作遠答王謚書誤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
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
生運通之道故且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
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

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
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
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脩道處俗
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
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
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
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
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
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
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
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
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
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
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
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
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
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
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
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
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
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
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
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
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
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
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

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
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
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
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
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竒韶挺於弱
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叅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
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
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
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
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
懣不覺涕泗橫流矣

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
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
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
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
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
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
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

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
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
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
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
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
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
慨然故是未之喻也用耳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卞嗣之

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玄敗斬于江陵

袁恪之

字元祖陳郡陽夏人見袁氏譜

答桓玄啓

慧遠答玄書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玄得書及論既篡位為楚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云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畧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嗣之等復三啓玄三報之因啓奉詔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卞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
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
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
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
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
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報卞嗣之袁恪之

何緣爾便宜奉詔大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按玄討道子元顯

大赦收元大亨自署太尉是時未僭王稱楚至後永始元年則篡為帝矣此四啓報非一時事當由輯者

爾統叙

再啓再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

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君

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

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

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為來

式請如前啓謹啓經一作化弘明請如前所啓

再報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使

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竝極其致靈澤幽流

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

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

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

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

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已

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
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
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
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無思不則三報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
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

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
短暗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永始弘明集作元始誤玄僭位無元始○並集沙門不應拜俗事

王謚

字稚遠導之孫歷司徒

與慧遠書

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
司徒王謚護軍王默等並欽遠風德遙致師敬謚脩書云遠答之人皆稱公善誘

慧遠答王謚書

尺牘作佛圖登答謚誤

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
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

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

世說新語 人不受又整而重十餘載其所以不五其手耳

衛夫人 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克母隸書猶善規矩

與師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

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

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

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

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黃伯思云

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此與師帖尤踈繆案梁蕭子雲答武帝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

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

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勅

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

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為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

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

精字體適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

句讀今世高識何不悟此○牟欣筆陣圖云衛夫人

見王羲之年十二時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

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我

名 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羲之少學衛夫人

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

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

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

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遂

爾成書

書史同全

卷九十三

存生歿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
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今
并送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
備灑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

竺僧朗答秦主苻堅書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栖心
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
慙懃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開漚輪顯
保天祚蒙重惠賜卽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
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

廣弘明集

前燕主慕容垂

字道明前燕主皝第五子封吳王奔苻堅後叛秦自稱燕王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陰百國凡在含
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昔蜀不恭魏武
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征掃暴亂
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
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綿五
十斤幸爲呪願

王昔觀其僧朗答燕主慕容垂書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允敷道化融濟

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
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
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羣生繫仰陛下高

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廣弘明集

至人南燕主慕容德字玄明號少子初為後燕主慕容寶丞相據廣固自稱燕王

與朗法師書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
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
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晏永康
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

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尚大
恩神祇益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
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

與僧朗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
善逢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
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
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所歸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

明集帝始問太山朗和尚

後秦主姚興見前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懃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
振常無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未平事惟
左右已命元戎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省憑靈
仗威須臾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
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

廣弘明集

與安成侯姚嵩述佛義書

與嵩書以所通諸佛義示嵩○通不在
法住般若若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
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
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
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
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云聖人之
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
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
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
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
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
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
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
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
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
然後得行其化耳通三世云衆生歷涉
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
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云大道者以無為為宗
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
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

喪戎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答姚嵩

嵩上與表并難問與答嵩○通不佳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

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摠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巳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入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闍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

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
 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
 平等敢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
 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詔云大道者
 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
 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
 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
 爲體若以致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
 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
 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
 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
 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
 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
 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
 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
 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洋二苟無洋道何所
 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
 惟願仁慈重加誨諭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

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
 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
 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
 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恠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
 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
 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
 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
 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
 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但至千里之
 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

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

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歿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歿旣不生歿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旣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以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

吾常以為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答姚嵩

嵩得與前答上表稱謝與重答之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

知道理安在為復以卿好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

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

鳩摩羅什答姚興通三世論書附

與撰通三世論詒什法師云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習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

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與書與併送姚嵩○嵩表云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眾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什傳什著通三世論勗示因果王公以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

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
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
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
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
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
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
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
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
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
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

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惟時所宜耳以
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
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
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
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弘明集作姚略書以興字子略也

昔人亦言

道恒藍田人學該內外才思清敏同學道

昔人亦言

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

昔人亦言

姚興以恒標二人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向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激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

書

卷九十四

九

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沈於屠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誠歷代三寶記作實朕臨作君臨治必作治急讚時益世

釋道恒道標答秦主書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

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為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為盛方將闡揚洪化助

明振暉嗣祗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
 模為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
 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
 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
 謹奏以聞

徒發非常之舉作徒廢非常之業

詔恒標二公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
 心以及於此煩慙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
 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道恒道標重答秦主

一作表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
 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
 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
 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
 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
 伏願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
 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
 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道恒道標重答秦主一作表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
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
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
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其引無恨屢紆聖
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與鳩摩羅耆婆書

鳩摩羅什初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

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
○高僧傳作致書什若二法師什若答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
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

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
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
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若統復何如多事
不能一一為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
之行

與僧遷等書

姚興僭有關中遠僧復集因下書曰僧若
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
僧遷法師禪慧兼脩即為悅眾
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
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

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
此皆偏尚取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
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
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
教蹤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
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
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
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
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
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

釋僧碧僧遷法服法支鳩摩羅耆婆等答

秦王書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
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
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
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
敷羅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
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
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
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

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
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
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下斯誠
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竊有愚心
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綱以羅四
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
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
壑之怨發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
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為小異然故在
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字佐治十二年

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
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
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矣斯乃今古之一揆百代
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
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
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頰之賓復見
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
碧等言 並弘明集○物自是一作物自足其須有德
而天下治一作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易因一
作多因漢世一作漢岳敷演
一作敷析○此書字有脫誤

遺慧遠書

與欽遠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送論并遺書遠速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序致淵雅以書答之

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

慧遠答姚興書

尺牘作遠答鳩摩羅什誤

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楮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

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並高僧傳

論新譯記此說龍樹所作之書
 序以作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
 法師

重刊 經世對空 妙指空之美當身寄前知新

羸 卷第九十四 終 意也來其日亦及

卷一